

二月 ER YUE



主 管 陕西省西安中学
主 办 二月杂志社
顾 问 张克强 薛党鹏 薛 锋
雷琪平 石峰虎 胡 杰
何海林 郑宏宝 左宏莉
编 委 吕 锋 罗 靛 李 亮
尚 武 谢小愚

主 编 原 雪
副 主 编 樊佳玥
本期编辑 李 亮 商 羽 张 颖
姜龙霞 邱海宁
封 皮 樊佳玥
插 图 王 娟

地 址 西安市凤城五路 69 号
邮 编 710018
电 话 029-86537079
邮 箱 xzeryue@126.com
xzeryue@163.com

目 录

特别推荐 赵一涵作品

- 04 践命
- 06 骗局
- 08 我看到的世界
- 09 我的葬礼

小说园地

- 10 传奇 3(外一篇)/焦子航
- 12 蜡泪 / 郭依涵
- 16 棋子 / 王轩泽
- 17 我 / 刘安迪
- 19 这次,换我读懂你 / 罗栖子
- 24 茶馆 / 陈翊道钊

散文随笔

- 25 与神明并肩(连载)/陈馨怡
- 29 画皮或描骨(外两篇)/柳常锐清
- 32 庭间散记 / 马一轩
- 33 去年今日的咖啡 / 章苗
- 34 鉴往知来:让过去重现,让未来迎接 / 李昌硕
- 36 祖父的树 / 姚怡杉
- 37 往西安随笔 / 马博康
- 38 为英雄喝彩 / 车予希
- 39 死亡 / 孙楚菡

诗路花语

- 40 刘煜彤诗作八首 / 刘煜彤

- 42 比对 / 冯嘉辰
43 夏木(外一首) / 冯之杨
44 在柏林墙筑起的冬天写给维拉的诗 / 崔锦航
45 不成梦的人 / 张钊仪
46 画(外两首) / 王钰涵
47 致好 / 陈长道
47 残夏 / 孙祎轩
48 望 / 马子轩
48 破茧成蝶 / 屈靖琪
49 西安疫情有感(外一首) / 方梓冲
49 梦想(外一首) / 张亦涵

校友专栏

- 50 记梦 / 窦希玥
52 苏格拉底与庄子关于死亡的对话 / 袁田蔚

教师作品

- 54 安珂监狱(连载) / 朱妮娅
59 保安老南 / 南向红
61 海上孤岛 / 原雪
63 冷静书写后殖民时代的冷暖人生 / 王婧雯
66 父亲 / 王琼
68 乡愁 / 汪李露茗



“那个人是张铁柱？他怎么回来了？他们团不是全部死了吗？”

“他跑了，好像仗一开始打他就跑了。”

“啊！他是个逃兵！？这，这……”

张铁柱本来是个陕西乡村的老实的农民，一顺还有五个兄弟姐妹，他在家排行老二，和村里人也都合得来。有一天，一个自称是什么团长的国民党来到他们村，说要招军打仗，保家卫国，讲得是热血沸腾，而且一个人就给五块大洋，还给几套被子和棉衣，说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人就能回来了。看着屋里的条件，他大哥——张栓柱，二话没说就去报名参军了。

“大哥，打仗怕不是要死人的，你还是别去了！”张铁柱咬着牙，噙着泪给他哥说。

“怕个球，那说书先生不是都说了，赵子龙七进七出，猛滴很，他赵子龙能行，你哥也行。”他哥收拾着行李，“把咱娘照顾好，等你哥回来，给咱换一个大房子，再给你找一个好媳妇。”

一家人咋劝都没有拦住这个老大，他娘最后不得不抹着眼

泪把儿子送走，他爹也是在屋里大骂：“这怂娃咋就不知道轻重呢！打仗，打仗，那仗是你说打就能打的？”过了一会，屋里又传来沉闷的一声：“这一打仗，这命就不由自家咧！”

自老大一走，家里人都忧心忡忡。过了半个月，老大终于来了一封信，说自己在山里训练了半个月，表现很好，在同一批入军的人中很受到看重，说不定以后还能当个排长。他还说他想家里了，想吃娘做的洋芋窝窝。最后还有几块钱。

家里人见到，心算是放下了。他娘也是赶紧做了

几个洋芋窝窝。他爹也请读信的说书先生写了个回信，还问了一句，“排长是个啥东西？”先生想了一下，“噢，排长可了不得，是个军官嘞，你家可是要发咧！”最后由张铁柱急急忙忙地把信和窝窝寄过去。

此后半年，时不时就有信和钱寄回来，最后一封信说他要去东边了，好像是上海，去打仗了。

从此再半年，张栓柱音信全无，但村口却经常有战争的消息传来——多半都是谁谁谁又寄了多少钱，或者是谁谁谁死了。前者收到的钱虽然少，但是至少还知道人还活着，心里悻悻的；后者就不一样，

能收到一笔安慰金，哭着喊着骂着，可恨得连尸首都见不上，但心里也没有这个疙瘩了。还有一类人，就是张铁柱一家这样的，既没有信，也没有安慰金，整天提心吊胆。

直到第二年秋天的时候，那一个国民党团长又来了。只不过这次他是半夜悄悄来的，也只来到了张铁柱家。当时家里人白天忙的收玉米，晚上正睡得香的时候，被敲门声惊起来了。

“大娘是我，张栓柱的团长。”那团长听见屋里有动静，压低声音顺着门缝说。

家里人一听都惊醒了，开了门，只见那团长满身尘土，面色沉重，带伤的手上拿着一个厚信封、一些罐头还有香烟，心一下子悬起来了。

“大娘，你家栓柱可了不得，在战场上是立了大功了，现在已经当上了连长了！”那团长变了笑脸说着，见众人没有反应，“我们是急行军，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暂时抽不开身，只能我给你们送点东西来。你们谁要是想见一下他的话，现在可以我一起去





东边的小树林,行军期间本不允许探视的,所以只能一个人去,明早就得回来。”

家里人也是一下子高兴糊涂了,张铁柱也是二话没说,就争着和团长一起去,他娘也是赶紧把早就准备好的洋芋窝窝拿出来,叫铁柱送给他哥。

公鸡早早都打了鸣,巷子里的人逐渐稀稀疏疏到地里去干活。张铁柱家里却张罗着做好饭,但一直等到晌午吃饭的时候,都没见到铁柱回来,他爹一拍脑门说:“乃咧,这娃八成是被拉着打仗去了,我估计那团长也是满嘴糟话哄我哩,我娃要是回来了,哪有不回来看我的道理!”说着就把碗往桌子上一摔,起身赶紧往东边走了,说,“我不能再把我娃的命这样白白交代了。”

这可怜的父亲走到村东头的树林。哪里有什么军队,有的只是一个这样的父亲、母亲和哭泣的孩子。一打听才知道,昨晚有好多个“团长”“营长”来附近的村子里拉人,家里的年轻力壮的娃都被哄去充军了!

过了半晌,屋里人才等到这父亲回来。

“咱被骗了,娃,娃!被拉去打仗了——唉!”父亲眼睛一红,用手狠狠打了两下自己的脸,母亲连同手上的一把筷子一起跌到地上,剩下的三个小娃娃也被这阵势吓得哇哇大哭。

随后几天,整个村子随后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当中,之后就是按部就班的重新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但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疑惑——那些人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一点音信都没有了。就当所有人都要从沉痛中清醒的时候,噩耗来了——他们团全员牺牲了。

但是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张铁柱回来了!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张铁柱家房门被急促的敲着,他爹打开门一看,是自家娃,愣在那里不知所措。但是张铁柱立马跑进去,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我……我,我是跑回来的,后面还有人追我,赶紧给我拿一套衣服,我要走了!”这时他眼睛好像都要渗出血来,全身都在发抖。

他爹被吓了一跳,赶紧拿了几件衣服出来,张铁柱抢到手朝后墙跑去,“我到我二姑家躲一段时间,然后,……”他面色一紧,“你们千万不要给人说,

也不要来看我!”双手一撑,翻了墙就走了。

他二姑嫁到了邻村,早些年死了丈夫,成了寡妇,也无儿女,但人心眼好,和村里人都和气,便也没有什么事端。平日里,张铁柱一家也是常常照顾她,尤其是张铁柱,每周都来两三次,给她做田里的活。

这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耳边只有黑压压的风疯狂呼号,他一口气从自家屋里跑到二姑家,连门都没敲,两米多高的墙一下子就翻了进去。他二姑听见动静,以为进了贼,愣是吓得把卧室门锁的严严实实,过了好一阵子,才敢出去看,却发现屋子没有一点动静,就是厨房冒着一点火光,心里反是纳了闷,这是进来了个饿死鬼?走进一瞧,愣是把她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张铁柱稀稀疏疏地穿着一件大袍子,敞开着大半边沾满泥土的身子,一张乌黑的脸上挂着两个大大的血泡,浑身不停的抖,在灶火里烧着军装。

“你你你——你是铁柱?”他二姑颤颤巍巍的问。

“姑,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他顶着两个渗着血的大血泡看着他二姑,嘴张得很大,却又把声音压得很低。他姑看着他,涌上来一股子心酸,紧紧抱住了他。

后半夜,就有两个士兵来到张铁柱家,说要寻人,他爹是一口否认,最后吵得要把老三儿子拉走,气的这个父亲是拿着自家的铁锹就冲出来:“要拉人,就把我拉走算了!要再拉我儿子,看我拍死你的!”最后也是村里人拦着,给塞了点钱,把这些人连哄带骂的打发走了。

老父亲一下子坐在地上,“咱这命,命,怎么老是这么贱呢!”

而他二姑家突然多了一个带着大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长工。别人问来,二姑就说是腿扭了,雇了个人给自己做田。乡里人都知道怎么了,但也都没说些什么。

后来新中国了,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但张铁柱时不时总是会疯疯癫癫的冒出来几句:“死了,都死了!”然后就跑的不见了,最后总是在村里的坟地里把他寻着。“还是这里凉快,凉快。”他两眼死死盯着前面,坐在一块倒下的墓碑上不断地说着。

后来他爹,他二姑,他娘相继含恨去世,他被两



睁眼,凌晨三点。罗宾惯例点上一支烟,从一堆手稿中翻出较为满意的一些,仔细烧掉,然后整理好剩下的文稿,放进柜子里,再拿出来另外一沓文稿。走到客厅,靠着乱七八糟的墙,泡上茶,看着茶叶在冷水中翻腾,最后拿起衣服,“该出去走走了,不然就要被怀疑了。”

但当罗宾刚到门口,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三天前夹在门缝中的树叶不见了,这古老的手法再一次起了作用。他惊出一身冷汗,再去看看焚炉的灰烬,只剩下刚刚燃尽的纸灰。“可恶!——必须马上走了,再留下来,警察一定会来的。”

罗宾收集好灰烬,放进收纳袋里,再一次走到门前,对着门上的镜子,仔细地穿着衣服,把衬衣的第三、四颗纽扣解下来,反着系好,把外套反过来穿,再在左手袖口的三分之一处拉出来衬衫,最后把领带扭在脖子上,最不妙的是裤子,不过也来不及换了。这本是出门前最幸福且最艰难的一刻,现在却无比

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轮流照顾着。他前几年还能干点活,后来摔了几跤,就整天疯疯癫癫的乱跑,好的是到了晚上就能自己回来。时不时也会清醒过来,跪在父母的墓碑前,言语自己的不孝。

又过了几年,文革闹起来了,红卫兵正好要寻一个出头鸟耍自己的威风,也没有管张铁柱是国民党的士兵还是国民党的逃兵,就把他绑起来一顿毒打,晚上挂到树上批斗,说着什么反动,什么的。家里人哭着不敢出声,村里的年轻人看着笑话,老人心里大骂着,铁柱却整天嘻嘻哈哈的。

慌张。

一个小巷子里,一个人也如此随意地穿着衣服,只不过他是把衬衫穿在了打的锃亮的警徽正装外面,对着门上的镜子,系着领带向屋里的女人说着:“真是可笑啊!昨天竟然有个人穿着那种衣服——你知道的,整整齐齐的那种——迎着我的面走过来,眼神还故意躲闪。我直接帮他整理了衣物,顺带教训了他一顿,假装是‘自由党’的人比‘自由党’更可恨!”

“那人一定是想死想疯了!”

“是啊,可是现在没有人可以去死,人口管制政策又严了!——想彻底死亡,只能是自由罪!”

“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由罪是什么,知道的也都不想死。”

“对了,昨天晚上我的手下还在一个红蓝屋里找到了一个自由党小头目的手稿灰烬,还原出来的内容奇奇怪怪,说什么四方木桌应该放在餐厅里的什么位置,然后让人们围坐着吃饭,真的是荒谬绝伦!

就这样过了三天,红卫兵都觉得没意思了,准备把他放了的时候。他突然清醒过来了,不知道怎么弄断绳子,破口大骂,引来了一群红卫兵。张铁柱这时如同一头牛一般,一顶一冲,就跑的不见了,人们寻了一整都没寻到。

第二天,他爹娘的坟前出现了血画的“贱命”,还有一具跪的端端的尸体——握着手,撑着地,咬着牙,脸朝天。

[责编校对 商羽]



谁吃饭还用那种东西啊？”

“自由党人可真都疯了！非要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作乱，就为了所谓的‘自由’，真是可笑。”那个女人笑声越来越大，递给男人一盆牛奶。

罗宾走在大街上，周围那些和他穿着差不多的衣服的人，也不断地笑，使得罗宾内心十分慌乱，他只是低头默默的走着，心里念叨着：今天本来是该开大会的日子了，但昨天有人——至少是个机器，进入了我家，现在一定有什么东西被发现了，可能空气中某个闪烁的光粒就是我的“专属监视器”。

“啊，这该死的柳树条。”他避开了脚下三十厘米的柳树从前方来的的锤击，可还是被身后的一棵上百米粗的柳树条打到，按道理说，政府应该已经把这样的树拔干净了，可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罗宾顾不了那么多，握紧拳头，微笑着朝着一个陌生没人的巷子里走去——只有这样，才能显得他是正常人。进入其中，他仔细地检查着周围，没有光粒！太好了！

“嗡~”一辆红色轿车从他面前飞过，人们总是喜欢这样的玩笑，因为谁也死不了！罗宾又多绕了两条路，走到一个更黑一些的小巷子里，仔细检查着周围——他们一定还没有来的及给我安装监视器。就在他心里窃喜的时候，一个警察——裤子的条纹是反的——是个可怕的警察，迎面走来。罗宾故意挑逗着他，大声说着：“快来吧，我是自由党，快来抓我！”

他轻蔑笑了一下：“你想死，我满足你。”说着便掏出手铐，故作捉拿他归案的样子，走上前去，使劲拍了拍罗宾的后背。罗宾为他点了一根烟，顺势拿走了他手里剩下的半盆牛奶，快步走开了。

那警察笑着抽着烟，没有理睬罗宾，他今天的安排很多，早上要去医院接他上周刚刚做了一场心脏移植手术的女儿，这次这些糟糕的机器给他的女儿只安了一个二级心脏，他因此还向上级报告此事，毕竟他们是经历过特训的，是有一些特权的。下午他要去科学院护送反重力引擎和植物恢复剂——这样的活也只能是如他一般经历过思想专训的人才能参与的。

罗宾又转了几圈，最终才到了地方——他们称之为“教堂”，其实就是一座极为普通的涂着乱七八

糟颜色的屋子。他把衣衫整理好，把外套穿正，走进门，黑色的内景再一次让他确认了他的安全，用脚踩下灯的开关，室内是整洁的白墙。大家都到齐了。

“不好意思诸位，我昨天又被人翻屋子了！大家最近也小心，他们可能有大行动了！”说着，操作着一个仪器，“现在我把最近一个月的任务给大家发过去。”

大家严肃着，静默着。

“不好了，外面有警察来了！”一声突起。

“不可能，这么小频率的脑波不可能被发现！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开始议论。

“快，打开地道！”众人纷纷变换着穿着，齐心协力打开了地道，但是警察竟从地道里冒了出来，也从屋子外面闯了进来。

“叛徒，一定是我们之中出了叛徒！”有人大喊着，和警察搏斗着。

大家趁乱逃散开去，罗宾身后只有三名警察，他相信自己是可逃掉的。罗宾凭借着对地域的熟悉，疯狂在阁楼间乱窜，终于，身后没有了警察的身影。在他自以为安全准备联系大家时，一直大手突然抓住了他的大衣领口，他挣脱了大衣跑去，那人并没有追上来，他回头看去，只有一条反印着条纹的裤子和大衣内侧闪闪发光的一个点——是那棵柳树！

他顾不得什么了，一路狂奔，也不顾街上的行人，边跑边放声大笑起来，久久不绝。

他跑进了一个无人的巷子里，在发光的点点中，打开手里那人塞给他的纸条：

自由党人已经步入政府高层，时刻等待自由的号角响起，升起红旗，进行收网行动！

下面是一行小字：辛苦了，同志！

他热泪盈眶，同时，在这个世界的角落各处，都出现了这张纸条和热泪盈眶。也是这个时候，那个黑暗里的人走出来，向手中的名单里挑出一个名字，画了个叉，嘴角扬起了微笑，并取下来的大衣上自己的监视器。

在一个秘密的角落，一支军队，全副武装，正准备吹响号角，升起红旗，迎接自由党人的到来。

[责编校对 商羽]



(一)

医院,下班后。

“铿!”一个老人,精神矍铄,目光坚定,拄着拐杖走进来,身后是他的儿子,都戴好了口罩。我急忙把口罩戴上,那老人坐下,一股意想不到的气味还是钻入了我的鼻孔——甚至可以说是恶臭。我面不改色,依旧写作业。

“王大夫,你看我这两天…”话语傲气坚定,自信从容。

“吃了这药,最近上厕所可以吗?”

“不行,上不出来,也基本没有什么想法。”老人眼中抖了一下。

“不应该啊,吃了这药应该是能上出来的呀,我再给你看看…”

“其实昨天早上是想上厕所的,但是没上出来!”他突然说道。

王大夫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没事没事,这个药先停一下,我给你换个药,……你现在去取药。”

老人似乎认真的听着,过了许久,才说:“那现在去取药?”

“嗯!”

起身,拄着拐杖,他儿子跟在后面,往外面走去,到门口,顿了一下“谢谢啊,王大夫!”他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有力,可我总觉得有一丝丝颤抖。

我自始至终,不敢正眼去看那老人。摘下口罩,准备接着写作业,但是心中一抹疑惑萦绕着:“妈,这个老人他是不是…?”

“嗯?”

我没再说什么,开始写作业了,也许是在写完物理写英语的时候,门又开了。

四个人进来了,两男一女和一个十四岁的男孩,但是都没有戴口罩。

“王大夫,就是这娃,刚才发烧呢,三十八度三。”

一个男人——和我妈熟识的一个乡医说。

我抖了一下,手碰了碰旁边的口罩,又缩了回来,看了看那几个人,还是没戴。

“这娃天生尿道细小,做了手术,放的管子,这回又发烧了,我们害怕是这,来看一下。”

经过简单检查,“还是先去验个尿。”

那娃,和一男一女出去了,乡医留下来。

“这是他们的娃?”

“不是的,是他干儿子,自小就认下了,这娃给他干爸刻了一个章子,在玉石上面刻的,都没给他爸他妈他姐刻过。”

“哦…”

然后,再次,应该是再次,谈起来了自己的女儿:十分让人省心,已经上了大学,暑假没回来,考研呢!

过了一会,孩子干爸拿着化验单子进来,接着是他妈,随后是这个娃。

“看着都好着呢,应该没啥问题,这两天有没有吃坏肚子?”

“没有,这两天他吃得少!”孩子他妈抢着说。

“吃坏了,前天吃席吃的我拉肚子…”孩子突然

大声叫着,面部坏笑。

“拉肚子?上了几回厕所?”

“嘿嘿嘿,就一回。”小男孩笑得更灿烂了。

“一回叫什么拉肚子,这娃。”他妈嗔怪着,还有点骄傲。

“行,应该是…(老毛病我没听懂),后面去打几针就好了,你娃之前吃的什么药?这针之前打过吗?”

“我妈不知道!她才不知道我吃什么药!”轮到孩子抢着说。还是一脸坏笑。

那女人陷入沉默,过了好几轮对话才开口:“我确实不知道,这,这得问一下那个医生。”

…





我的葬礼

● 高2023届1班 赵一涵

七十年后,我的葬礼上,
你盛装出席,手捧鲜花,
来到我的棺材面前,双手合十。
无需多言,独自,在众人中穿过,
在台上,开始讲述起我的一生。
纸页很厚,语调不急,哀情悄逝,
是时而笑语,时而愆然,口吻逐渐诙谐,
可终是梦落南山,无力可言。

是静默三刻,不忍泪下。
直到夕阳刺眼,还又笑脸相迎,才静道安息。
台下众人早空,可又有欢声乍起,久唱不绝。

那一刻,如果我还有遗憾的事,
一定是不能为你做同样的事。

[责编校对 商羽]

“先去做个皮试吧。”

“皮试疼很——疼很——,我不要去,不做皮试!”男孩开始大叫起来,闹腾着。

...

我大中午在大街中央呆木地走着,一不留神踩死了两只蚂蚁,可阳光一晒,啥也看不见了。“就是啥也看不见”,两个女初中生把一个电摩骑得飞快,直接把我撞飞了,飞到蚂蚁旁边,也看不见了。

(二)

凌晨四点多,我已在桌前伏案多时。

一声哭嚎传来,这也是时有的,这次是个女声,声音很尖,直刺破“那里空气充满宁静”,刺得我一震,笔下的“根号三”写成了错号。

“这个老人一定很幸福吧!”我停下来,抬头向漆黑中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不该让你的心再起涟漪……”这也许就是平常。

天渐亮,今天是个晴天,太阳在五点多时已经稍露头角,照亮了我的围墙。不知名的家鸡开始骄傲的啼鸣,老人们趁着早凉,稀稀疏疏出门,一扫这一夜的难眠。

我借着太阳,向记忆中声音传来的地方望去——一片死寂。突然,一辆警车停下,不一会,一个

黑色的袋子被提了出来,伴随着的还有一个蹒跚的年轻女人,衣服稀稀疏疏的穿着,头发散乱,面色惨白,双眼发红且呆滞,嘴唇发紫,被两人搀扶着,一齐上了警车。

“多么孝顺的孙女啊!这儿子、儿媳妇有福了。”我心里暗想。

七点,在这夏里,已经很炎热了,窗外只有早班人的眉头和汽车无理的鸣笛。出门上学,路过那门前时,没有花圈,没有鞭炮,甚至连亲戚都没来几人。我摇摇头走开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天,我的心情都很好,尽管课上讲了我最不喜欢的多丽佳美人和一些奇奇怪怪的公式,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晚上回到家,开门时。听见走廊外两个老奶奶聊天

“听说那娃才三岁,半夜怎么就没了,哎……”

“可惜了娃他妈了,还离了婚。”

“还年轻…没了这娃,这也…”

我开门的手颤颤巍巍地拧了几圈也没拧动,进了门,瘫坐下来,大口大口喘着气,衣服不知不觉已经湿透了。

[责编校对 商羽]



草地

草地上很少开这种艳丽而高贵的玫瑰。

桃花源

渔人在桃花源中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生活。

然而为何他仍然想要离开呢？

艳后

她是王国史上少有的女王。

她周旋于国王之间，以身体为筹码，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

议会

他是该国的一位议员，他的党派正处于优势地位。

今天下午，将针对某项法案是否通过进行投票。他的党派，无疑会是最后的赢家。

桃花源

渔人离开家，源中人反复告诫：“不足为外人道也。”

然后，便扶向路，处处志之。

艳后

没人知道女王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她一会用权势搏爱情，一会又用爱情去搏权势。

因为没有人知道她想要什么，自然她不会真正爱上任何人。而她想要的，其实已经得到了。

议会

出人意料的，他的党派输了这次投票，因为一票之差。

但是，叛徒又是谁呢？

草地

玫瑰的存在，将周围的绿叶衬托地一文不值。

也许对于绿叶们来说，玫瑰的出现，是对它们的背叛。

毕竟玫瑰还未开放时，它的花苞是和叶子一样

平凡的绿色。

桃花源

渔人将桃花源的事说了出去，可是，他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呢？

艳后

女王真的想要的，是背叛带来的快感。

她用背叛来彰显自己的魅力，并证明了自己的掌控力是如此之强。

她热爱这种可以掌握一切的快感，似乎可以拥有一切。

她喜欢看着，一位接一位国王拜倒在她金色的长裙之下，俯首称臣。

议会

反对党并未给他任何好处，他只是想要颠覆这一切一成不变的结果，他喜欢看大家各怀鬼胎的愤怒大吵。对于他而言，是世上最好的闹剧。

理由？只是因为快乐。

而这份快乐，是背叛带给他的，所以他选择背叛。

桃花源

渔人只是遵从了自己的天性，换了你，

会不会也这么做呢？

草地

有人爱花，有人不爱花，不过都没关系。

花的开放本身，就是无可置疑的美，一种带着罪恶感的背叛的美。

玫瑰若不背叛，不就如那些绿叶一般了？

伊甸园

亚当和夏娃最终还是吃下了苹果，背叛了上帝。

如果没有背叛，人类的源头又是什么？

既然如此，为何要批判我们每个人血脉中流淌的这种冲动呢？



■ 高2023届3班 焦子航



她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

其实，她从来都不喜欢童话，但这次讲的，是个童话故事。

“小美人鱼用声音换来了双腿，去见王子。但王子并不爱他。新婚当晚，小人鱼的姐姐给她一把用长发换来的匕首。只要杀了王子，小人鱼就能回到原来的生活。但是她没有，她选择化为了泡沫，迎接下一次新生。”

她知道他不会懂得这个故事的含义。

真的，她从来都不喜欢童话。故事总是那么单纯，一种带有恶意的单纯。公主总是天真可爱的，王子总是帅气正义的，巫婆总是阴森恶毒的，好人永远是好的，坏人永远是坏的。动机从不提及，结局戛然而止。故事定格于一场场盛大的婚礼，似乎日后的生活便注定是幸福了。

但小美人鱼的故事不同，这个悲剧之中没有坏人，甚至连其中的巫婆都不坏。她更像个商人，以物易物，诚信交易。而王子呢，他也没错，只不过不曾理解小美人鱼的爱。小美人鱼也并非从来都是单纯的，她也曾经有过杀死王子的念头。

这个故事中没有纯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可能正是因此，才会是个悲剧。

她记得曾在书上读过这么一句话：“你这也好，那也好，但并不代表你会幸福。”

她想为他讲述一个故事，不是童话，而是她自己的故事。

但她明白，有些话她终究说不出口。

不过没关系，也许明天，她也将化为泡沫，等待下一次新生。

[责编校对 商羽]

3

TA 喜欢听别人的秘密，更喜欢将别人的密码讲出去。

就像此刻 TA 正在做的事。

TA 知道那人一转眼就会将这个秘密宣扬出去，这也正是 TA 想要的。

草地

草地上，现在开满了花。

铃兰，雏菊，芍药，玫瑰，其实并无区别。

当百花齐放，玫瑰的美也不再是罪恶的了，它和周围的任何花都一样。

当背叛者多了，背叛的快感就不显得邪恶了。

3

背叛的传奇上演不断，每个人都是传奇中的角色。

所以，又有谁值得批判呢？

所以，又有谁不值得批判呢？

草地

花的美是背叛的邪恶之美，花的美是纯粹的忠诚之美。

两者并无二般。

3

现在，这里是纯粹的。

[责编校对 商羽]



蜡 泪

■ 高 2025 届历史 4 班 郭依涵

风吹得我眼睛有些疼。

无尽的黄沙绵延向天空，几根石柱捶打着大地，又被流沙吞噬。

“要来了，准备好哦。”身后的黄毛小子突然出声。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远方，忽地出现一个小黑点，并且高速向这边移动过来。脚下的沙丘开始摇晃。

“如果你真的闲，”我掏出灯，仔细地擦拭，“可以考虑换份工作，比如和水泥。”

他忽视我的话：“嘿斯顿，你说你那灯里的到底是什么？多少年了我就没见它灭过。”

“大概是蜡烛。还有工作期间麻烦喊我全名。”事实上这是一盏特制灯，什么都能烧，而且几乎永燃。

“啥啊……你就那么在意你那破名字？啊？桑德斯多尔曼？啊啊我懂我懂，毕竟“风暴”那么难对付~”他夸张地拖着音调，全然不顾巨大的轰鸣声和更多飞舞起的黄沙。

我快要烦死了，眼瞅这团黑线越来越大，几乎近在眼前，无数个蝌蚪形物质穿梭其中，像个脏兮兮的毛线球。又好似来自深渊的灵魂嘶吼着，裹挟着气流冲过来，要将一切变得和它们一样绝望。然而戴斯特这个混蛋还在插科打诨。

“而且我说，蜡烛简直是最不可能的选项，你要知道……”

我没有听清他下来的话。一是我已跃入了黑色物质中，二是他的身体已经被气流扯成了碎片。

“要是你就这么死了多好。”我清理着灯上的沙粒。戴斯特可以将身体沙化，黑色的物质伤不到他。

“这么冷漠干什么？”他抱怨着，用沙子将黑色物质的遗体埋在地下。我还是想叫它“黑色物质”，尽管它确实有自己的名字——“风暴”。就在刚才，我们清剿了一次风暴，他会祸害到整个帝城的安危。

“喂喂，你不会还在生气吧？就因为我先提出主张，把那些黑色灵魂喊作风暴，别啊兄弟，咋俩好歹共事了几年？”见我没反应，他又张嘴絮絮叨叨。

这个人到底有多少感情可以拿来挥霍？

“不然呢？”我瞪着他，“清除我自己？像话吗？”桑德斯多尔曼，一个我引以为傲的名字，却和那些惹人厌的物质相提并论。

“这不是想看看你会不会手软嘛。我错了，你还真是没感情的人。”他嘟囔着打开通讯器，向上级汇报本次的工作情况。

没感情？现在我明明就很生气。不过这人从我刚认识他时就这样，我也习惯了。他有着和这片沙漠一样的金黄发色，眼中的红色就像跃动的火光。

太过热情，太过活泼。

我一向招架不来这样的人。

戴斯特

初次见到他我就明白，这人是亡灵。

作为一个灵魂，他比一具空壳还要空虚。帝城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让他从死后的世界回来继续服务。实际上这是法律明文禁止的。

不过他说他乐意，甚至摘除了一些无伤大雅的器官以更好地工作。

我强烈怀疑他没有心。沙漠中悲剧每天都在上演，他却从来不会同情那些殒身于沙海中的人。有



一回他为了逃命丢掉了幸存者,我和他吵了一架。尽管那人是个逃犯。

我敢说他是这世界上最冷酷的人,光从他的肤色就能看出来。你见过白的发蓝的人吗?

不过我不在乎,帝城的外围沙漠是非常危险的,只要我的同伴够强,我就都无所谓。他们越强就越不会牺牲,我就越少的体验到失去同伴的痛苦。

而斯多尔曼,他身手相当不错,可以像飓风穿梭于沙海。而且似乎因为他是亡灵,那些黑色物质奈何不了他。所以我带头冲锋,将那些黑色物质取名为“风暴”。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世界来的,同样阴沉,同样冷漠。

哦对了,他有一盏很特别的灯,体积很小,但是放出的光足以在无尽的夜色中引出一条路,直指帝城的中心信号塔。他说那是蜡烛,我不信。那光都快逼近灯塔了。

而且他这种人,这种高傲的、冷酷的、不体谅人间疾苦的人怎么会使用这么脆弱的工具?

蜡烛灼烧会流眼泪。

他?他不会流泪,我说的。

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过他有什么表情波动。他那个人就和他那身衣服一样,阴沉沉的,还压个黑斗篷。他要是站在沙漠里,一眼就可以知道他的位置。

这才是最反常的。现在我已经两天没有看到他了。“风暴”的破坏力是非常恐怖的,他一个人遇上指不定会发生什么坏事。虽然他不近人情,但还是得找找。再怎么说他帮过我很多忙。

我蹚过金黄的流水,沙粒一直在阻止我的脚步。蔚蓝的天下,我极目远眺,却还是看不到他的身影。不会被埋到沙子底下吧?我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然后就丢不掉了。

如果他没有那么强该怎么办?如果他保护不好自己怎么办?如果他大声的呼救,但没有人发现他怎么办?

我的眼前浮现了一块黑色布片和灯的碎块。前方是一道相当隐蔽的万丈深渊,流沙正汨汨地滴落。

巧妙的视觉错位加上炽热的太阳光线——神鬼莫测。我有一个好兄弟曾失踪于此。

桑德斯多尔曼,一转头,我发现他在离我不远的沙丘上。他的衣裳破破烂烂的,一步步地走向前方的峡谷,他已经相当虚弱了。

我发疯似的向他跑去,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就在我快要拽到他的衣角,他脚下的流沙突然陷了下去,金黄的瀑布一泻千里。连带着他的身体一瞬间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我只能徒劳的向深渊伸出手。

有泪在我脸颊上滑落。

你想什么呢?斯多尔曼的声音突然从我身后传来。“哇——!”我跳起来,四周的一切都好好的,多尔曼也还站在我身边。

“海市蜃楼”!我意识到什么,骂了一句。他皱起眉,“什么东西?”“啊不不,我在疑惑你去哪里了,两天不给个消息?”

他递给我一个金黄的三角锥,我大吃一惊,一摸领口,才发现挂饰掉了,大概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掉的吧。

“你的东西真的难找,全是黄色的,根本看不见。浪费了我两天时间。”然后他一转身就走了,朝着营地的方向。

我有一句谢谢被噎在了咽喉。

好像有点不太确定他不会流泪了。这大概也是“海市蜃楼”出现的原因吧?

桑德斯多尔曼

我后悔了。

我割离了身体的一部分以换取更好的工作,没想到被分配到这片外层沙漠,跟这个黄毛小子待在一块儿,还浪费两天时间帮他找一个无关痛痒的饰品。不过他好像很珍重那玩意。

有个人陪着,好像也不算太坏。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护送一群迷失在沙海中的孩子去帝城。他们的引路人玛格丽特在沙漠中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布了这个任务,随后便失落于沙漠中。



戴斯特和那些小家伙们很聊得来。我就在旁边静静的看着。戴斯特很像蜡烛，他永远想着用自己的光温暖别人。

那些小鬼们身着破烂的衣裳，皮肤不是满是瘢痕，就是已经溃烂。黝黑的脸颊诉说着他们一路以来的艰辛。他们每个人都只披着一个破斗篷，风尘仆仆的样子已经表明他们是从沙海的那头穿过来的。

戴斯特正在撒谎。他告诉那些小孩，玛格丽特在帝城中等着他们。我不是很理解。

我越过戴斯特直接问道：“为什么要说谎？引路人已经活不成了。”吵嚷的声音，突然安静下去。

太阳的光芒照射在沙丘上，反射着令人不适的光。我看不清小孩的表情。

戴斯特用一种怜悯又愤怒的眼神看着我。“为什么？”他突然问道。

“你明知道他们来到这里花了多大力气，你明知道他们已经失去了敬爱的人，你明知道——”

他一步一步的向我走来，怒火在他眼中酝酿。我控制不住的向后退去。

“你这么会说会伤别他们的心。为什么你不肯把自己的身位放低一点？为什么你不愿意跟别人共情？”他的眼睛充斥着血丝，仿佛蜡烛快要燃尽。脚下的沙丘开始震动，愤怒的流沙禁锢我的腿，将我向无尽的深渊里拖拽。

天旋地转，高远的天空被黄沙蒙住。戴斯特的脸变得模糊，我的感官逐渐封闭了起来。最后我只分辨出几个模糊的音节：

“为什么你没有心？”

“喂喂，想什么呢？”一只缠着绷带的手在我眼前晃晃。“唔——”我突然惊醒，一摸脑门已经被冷汗浸透。

刚刚那是幻觉。

戴斯特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海市蜃楼？真没想到你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也会中招。”我没好气的问，“那是什么东西？”刚刚就是这个人把我埋到地里的。

“海市蜃楼嘛，沙漠里的一种幻觉。”他打个响指，领过一个小女孩儿，摸摸她的头，“当一个人对自己所秉持的信念出现动摇，就会出现这种幻觉。真是意外。”

我知道他在意外什么，我也很意外。

“先不说这件事，我已经把孩子们安顿好了，接下来将他们护送回帝城就行。”我点头，咽下了询问引路人的念头，抬脚向回走去。

远处传来一阵轰鸣声制止了我。



戴斯特

孩子们的眼睛实在是太过明亮可爱，导致我放松了警惕。

风暴就要来了。

“带他们走，”我当即做出反应，“是我这个侦察兵的错，我来承担后果。”

斯多尔曼出声询问：“那你呢？你怎么对付风暴？”灯已经被他从袖口里拽出来。

我有点惊讶，不论是出于他怎么突然会关心人，



还是他接受了“风暴”这个称呼。

“我没事的,这片沙漠我最熟悉了。”我有点呆呆的回答。他看了我一眼,带着孩子们走了。

我看到了,他的眼神中有担忧。什么啊,这人原来还会担心别人?

不过此行,凶多吉少。

桑德斯多尔曼

我提着灯,在下着风暴的沙漠里,艰难的向帝城走去。

本来可以跑的。只怪我的斗篷下寄宿了几个弱小的灵魂。现在我们在风暴的中心,诡异的黑色物质嚎叫着,从天边袭来。戴斯特一时半会解决不掉它们。

本来无垠的沙海明亮开阔,现在我的眼前只有无尽的黑暗,像被包裹在黑匣子里,耳边的气流风声仿佛婴儿的恸哭,撕心裂肺。

这之中唯一给我们指路的只有我的灯,它隐隐的指向帝城的中心的信号塔。

“大哥哥,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那个和平的城市?”无数的飞舞破空的声音中,一道清亮的童声贯穿了我整个脑海。

我犹豫了一下,这可能是身为亡灵的我第一次犹豫吧。

“.....很快,这盏灯会指引我们走向那座城市。”事实上我觉得安全到帝城的几率只有一成。我没有在风暴里待过这么久,气流的阻挠使在沙漠里行走变得相当艰难。这样下去,我,灯还有孩子们,总有一个会先撑不住。

“大哥哥,戴斯特哥哥说的是真的吗?”

“那座城市真的没有悲伤和饥饿吗?”

“还有玛格丽特妈妈会在那里等着吗?”

“我们可以上幼儿园吗?我们可以吃冰激凌吗?”

我的心被一只手狠狠地揪住,呼吸有些困难。帝城中存在贫民窟,那里骸骨遍地;引路人玛格利特已经身陨于沙海,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复活她;孩子们到了帝城必定会被视为异类。

我咽口水的声音被灯打碎的啾啾声淹没。

.....

灯裂了,但意料之外里面的物质并没有熄灭。

“是哥哥灯上的挂件掉了。”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我开口解释道。

斗篷下嘈杂的声音又响起来,他们讨论着之后的计划。我不反感他们聊天,转移注意力可以让他们忘记时间的流逝。在风暴的呼啸声中,明亮的童声可以帮人缓解压力。虽然说话可能会消耗体力,但是我更不想让他们失望。很久没有体会到被人需要的感觉了。

只是我在担心,碎裂的灯还能撑多久。

已经走了很久了。准确的说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只是从灯的明暗我可以看出来。

风暴的力量在减弱。.....感觉说起来怪怪的,但事实如此。我们隐约能看到外界。很幸运,灯没有碎,亘古的沙漠在黑色的灵魂之线里透出地层的轮廓。

我将灯给了领头的孩子,嘱咐他们不要乱跑。在一声声稚嫩可爱的感谢声中,我将斗篷留在了他们身上。

一跃而起,风暴的残留被我收拾得一干二净,又是熟悉的沙和熟悉的天空。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用我的薪水把孩子们安顿下来。我要让他们住在温暖的小屋,我要让他们上学,我要给他们吃冰淇淋。我有太多计划——

直到我看到灯的碎片和迸射很远的血迹。

一个人也看不见。一些零零星星的布片落在地上。

灯碎了,就在我脱手的那一刹那。我不知道,离开了我,我的斗篷根本就没有任何保护作用。仅仅是一瞬间,那些孩子就足以被气流撕成碎片。

我呆呆的在原野上立着。

除了无法置信,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在我心头蔓延开来。明明就差一点点。即使是在我愤怒的时候也好,恐惧的时候也罢,都没有像这种给我感到十分难受的状态。像是要窒息。

帝城的灯光还在闪耀。不会有人知道在外层的沙漠里,埋葬着几个无辜而可爱的灵魂。他们本该得到新的生活。

我拾起灯的碎片,再次看到了那一团燃烧的物质。



红棋与黑棋正在激烈地厮杀着。

就在几分钟前，两位棋手才穿过这宽阔而又深邃的大厅，穿过两侧一排排完全对称的房间，应各自主顾之约拐入侧旁的一间弈室。这棋牌室位于整栋楼的顶层，全木装修得古香古色，简练的黑色线条方正地描摹着每间弈室的棱角，显得典雅非常。

他们一个三十多岁，披着一件略显破旧的裘皮大衣；另一位则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眼中还有一缕未脱的稚气。双方步步紧逼，一时间，把头靠近棋盘，你甚至能看到车疾驰时扬起的尘土，或是听到震



横扫敌军、破敌八千的车神情庄重，肃立在一旁。他似乎猜到了什么，思想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以一种上帝的视角俯瞰棋盘，很快，他明白了获胜的唯一方法——弃车。

“高明的棋手不会因为一颗棋子的赫赫战功就拒绝去为了更高的战略目的而牺牲它的”，这句师傅

的教诲盘萦在他的脑海，但挥之不去的是那只车。他不清楚自己到底从车上看见了什么，一种绝望、一种冤屈，抑是一种坦然、一种从容不迫、一种凛然？他看不清，也看不透，或许那只是一颗棋子罢了。在

耳欲聋的炮声与由远及近的马蹄声。红棋手看着场上不利的局势，任由自己思想跌入战场之中，他看着那些伤痕累累的棋子们依旧坚守在他们的格子里，似乎尚不能理解这场失败，但又似乎是一种跃跃欲试一种镇定自若一种胸有成竹，或许，棋子们觉得主导这场仗是他们自己的帅吧。但只有那个让他得以

他的脑中已经无数次排演过弃车后的胜利，看着车迈向自己的终结，但那只手就像已被冻结，像一个迟迟无法令自己的将士赴死的主帅……

黑棋手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弥，心中暗自叫苦，对方的车刺入他眼前，平常眼中那个称手的橡木棋子，如今却像一柄无情之剑，劈过他的部队。吃车则内防

我好希望，我身处在海市蜃楼。

戴斯特，我喃喃出声。然后我起身，跌跌撞撞的向着沙漠腹地跑去。

我只找到了一个金黄的三棱锥。

灿烂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身上。可是我却感受不到任何温暖。茫茫的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人。

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悲伤。残酷又现实的念头，在我心中咏唱着。如教堂的钟声，占据了我整个脑海，回荡着，久久不散。

我好像有点想哭。

但是灯里燃烧的，是我曾以为无用的泪水。

三棱锥

当你看到这个挂件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没想

到吧，这是个信息记录仪，是我的兄弟牺牲前给我的。风暴的力量还是过于强大，孩子们只要逃出去了就好。很不幸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将身体献给了沙漠，但从此这片沙漠就会安宁很多。我再也没有办法从沙漠里面走出来啦。但是我很高兴，我看到了你的另一面。灯里的不是蜡烛吧，但是你就像个蜡烛。摸起来冰冰的，烧起来还是一样温暖。但可惜没有见到你流过泪。难道你真的不会流泪吗？算啦，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如果有缘，你再哭给我看吧。再见啦。

可是，我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

[责编校对 商羽]



我

■ 高·2023届1班·刘安迪

浓雾中隐隐显出一袭黑衣,徐徐行进着。前方似有无形利刃,那吞噬这整个世界的雾气在冷峻的面庞前为之劈开,又在黑衣后愈合。

黑衣者是这世界的新客,无人知晓他何时从何处而来。只是此时,他蓦地从浓雾中浮出,用坚毅而温和的眼光打量着四周,这常为人遗忘的世界(它在人们从睡眠中挣扎起来不久时方显出一些活跃气息。)只见荆棘丛生,大地干涸,没有“生命”能在这世上存活发展。

“这里竟成了这般模样。”黑衣者自语,双唇紧闭,“究竟发生了什么?”随即望了望天空,似与某物交流。

迷雾起初似不愿接近他,怕这陌生人伤及自身。随即似从他身上发觉一丝熟悉的气息,便试图侵袭黑衣行者。行者忽觉一缕虚无乏力袭上心来。“我来这里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念头闪过。

“是你们!”行者伫足凝神,只见眼前几道幽灵般的迷雾正冲着自己眉心呼啸而来。他阖眼,胸中聚一股正气,猛一喝,顿将迷雾吓退数寸。这夺魂雾似受了惊,一时不敢再冒失,便维持着一段距离。

行者虽周身为雾笼罩,但目仍光能穿透浓雾捕获数米内的物象。他继续行进着,向他出发的方向。

空虚,不吃则无异于引狼入室。方才的优势土崩瓦解,自己终究是败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手里了。

事到如今,已无胜算,他决定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结束对局,“你赢了,我认输”,说罢便挑起大衣,闪出门去。在弈室门口他看了红棋手最后一眼,他发现对方脸上并非后辈常有的狂喜,而是一种异样的东

他始终朝着这个方向行进,“你一定在那里……我要找到你……你究竟做了什么?”行者秉一身气力,以备迷雾不期之袭。

居无何,行者停步,俯身,审视地上落着的一——一颗心!它极其虚弱地喘息,仿佛它的“生命”随时会走到尽头。

“已失去生命力了吗?”

那颗心木讷地注视着不远处的银杏树——从外型上早已无法辨认出那架枯枝曾是一株树——眼中灰暗混沌,甚至它仅是维持这目光,因为它的眼中并无枯枝的倒影。

“它已无法感知外界的情绪了。春日的生机、秋日的萧索、他人的关爱与疾苦,于他皆为虚无,如无事发生。”行者想着,对那颗心,说道:“你说曾经,要去周游世界,去体悟人世间的幸福与疾苦,还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回应那份使命的召唤。曾经,你在这世间欢闹,会怦然心动,会悲痛交织。唉……”行者起身,复前行。在他身后,那颗心似乎异样地抽搐了一次,随后消失在浓雾之中。

少焉,一扇虚掩的木门现于行者身旁,行者乃推门而入。

门后藏着一间积尘的房间,房间里弥望的是陈

西,他没有多想,决心去赢下一场对局。

外面,夜已经深了,一尊红色骑士雕像重重地砸在他们刚才的弈室上方,响彻彻夜,但棋牌室里的人却早已习以为常了,听任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响声消弭在无边的黑暗里。

[责编校对 商羽]



列着杂样书籍的木架。大多木架是空缺的，且积满了灰尘。独有一本书厚重，庄严地立在那里。行者尽力拿起它，拂去灰尘，摩挲着一行文字——谁拿走了——最后两个字难以辨认，行者知道，余下的字是“孩子的幸福”。行者望向四周，似乎在期待自己的行为对这里产生什么影响，可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死寂。

“本应有许多明亮的线条从这本书射向其他书籍的。”行者叹息，转身出了房间。其实这房间无边无际，至今还未有人走到它的尽头。

途中，行者遇到一双眼，一双耳，同那心无两样，一株新芽，正拼命抵御毒雾，很快也将死去。终于……

黑衣行者伫足，低头注视着那一团蜷缩的物质——一个人！一个和黑衣者有着同样面容的人！他双目紧闭，周身为迷雾包围，它们肆无忌惮地钻入他的身体。蜷缩者微微抽泣着，浑身发抖，瘦骨嶙峋，眼神空洞，使人想起鸦片吸食者的形容。

“你，站起来。”黑衣者语气平和。

“你……来了……又有什么用？早晚也会落魄在这世上。”

黑衣者俯身揪他起来，狠狠地向他脸上抡了一个耳光。

“醒过来。”因见他无动于衷，黑衣者已将右手再次举起……

至今保持克制的迷雾霎时翻涌起来，将黑衣者团团围住，在他身边呼啸盘旋，发出尖锐夺魂的啼鸣，俄而化作毒蛇无数扑向一袭黑衣，势将他一举拿下。

黑衣者即召先备之气力以应，却仅击碎了领头的几条“蛇”，气力便消散殆尽。

雾气如饿虎扑食般涌向黑衣者，行者顿觉眼前一黑……

方才伏地之人挨了一记耳光，正伏在黑衣者身上，痛苦、无助与绝望溶在泪水中奔涌而出，不觉间失去了意识……

枯黄的银杏叶不知何时散落在二人身旁，凛冽的秋风正于不远处喧嚣。伏者忽觉一股无穷的气在黑衣者的胸中涌动，抬头看时，只见纯粹的金光从黑衣者的心中冲出，有如一道利刃，斩碎这笼罩整个世界的迷雾，同久违的一轮明日照耀着久居黑暗的土地。

“和他们痛痛快快地打了场仗。”黑衣行者仰天大笑。忽然看到面前站着泪流满面的“自己”。他扑向黑衣者。

“没人理解我的痛苦。”

“我知道。”

“没人能帮我。”

“我知道。”

“我好孤独。”

“人生来便是孤独的。”

黑衣者拂去自己脸上的泪水，将自己拥入怀中。

“所以我来了，放心，你不再孤独了。”黑衣者说罢，别有深意地望向天空，外面的世界。

至此，我，一个普通高三学生，向心中的黑衣行者点头致意，勉强从虚无迷茫中解脱。桌上仍是那课本与习题。

[责编校对 李亮]





“快！快回自己床上去，医生来查房了！”

我和小王他们还没走到403门口，大老远听见一声“通风报信”。推门而入，病房里的吉他声戛然而止，八张床上齐刷刷坐着九个人。

以往的经验，查房时患者通常担惊受怕，怕医生俯下身去检查然后抬起头脸色凝重病历单。不过血液内科的患者，准确点说是这些白血病患者，早就久经沙场了。

我环顾四周，目光落在了8号床上坐着的少年，少年马上把瘦削的脸侧对着我，鼻梁高高的，怀里抱着一把木吉他，纤细的手指还抚摸着弦，余音未止。查完房，大家身体状况都在向好，我手插着兜慢慢走向那个少年，他明显从刚才的欢乐变得局促不安，悄悄低下头盯着我的鞋子。以为我要摆个脸色收拾他吧。大家也跟着一起紧张。

“怎么串房啊，央央？”我戏谑地盯着他。

“我……”

“啊，啊，他是，是我们让他来的。”6号床的老张结结巴巴的打圆场。我看看老张，笑了笑。“这小子还挺受欢迎的哈。别紧张，我又不赶他出去。……你弹的什么？《I miss you》？”

“医生……你知道？”他抬起头，眼眸如清泉那般干净。

“我手机铃声。”我补充。

跟在我后面的小护士郭炜突然惊奇的开口：“主任你难不成也看《鬼怪》？”大家都一怔，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我顿了顿，微笑着点了点头，病房里气氛随之活跃起来。“第一次看到她笑哎。”“确实，乔大夫不能太矜持啦。”“想不到这么严肃的主任也会看韩剧。”……央央舒了一口气，抬起头，脸上不禁流露出喜悦，甚至激动。

像把我的千年冰山掀翻了一样，我无奈地一摊手，“好吧，我以后多笑一笑。”

403里传出阵阵爽朗的谈笑声。央央读懂了我的意思，眉间在闪光，笑得比谁都爽朗。

第一次看到他笑意盈盈，自我接诊这位十三岁男孩以来。2016年十一月，他踏着枯黄飘零的落叶，再次被父母带过来求诊。

他曾在其他医院就诊过，前一班人马对他进行了诱导化疗，短时期内减少了他的肿瘤负荷。央央情况较好，进行静脉注射(PICC)时比较耐受化疗。本以为六个月的疗养能控制住癌症蔓延，不到三个月，他的情况就急转直下。晚上来的时候，央央在急诊发了一场高烧，头痛眩晕，还吐了一地。采取退烧措施后，急诊科发现他皮下再次出现淤血点，于是，央央被推着去验了血，两天后血项指数出来，发现周围血项>17%。

急诊大夫怀疑央央急性白血病复发，快马加鞭把他送来了我们科。

到检查时间，父母打工不能陪他，我搀着他一步步走到采血处、CT室、穿刺室。一周以来，央央给所有人的感觉，都像是借用了他的名字——“病恹恹的”，弱不禁风。去的路上，他咳嗽两声，都像要把自己的肺部呕出来一样猛烈；还没在等候区的凳子上坐热，我一摸他额头，烫手。

央央还不忘打趣自己：“CT的床太舒服了，我躺上去都不想下来。”

大半天的检查陆续结束，唯独最后一项，央央可能无法面对。临床筛查白血病，关键在于骨髓穿刺。这个过程极疼，这是我最担心央央的地方。骨髓穿刺涂片当中如果出现大量的白血病细胞，就可以确诊白血病。我并不希望他的结果再次如此。

挂好号，我和他并排坐在长椅上。晚秋入冬，天黑得早。才七点窗外就漆黑一片，黑得令人心悸。穿刺室地墙壁那么厚，走廊忽闪幽幽的亮光。央央怕黑，谨慎地挪了挪，贴着我，声音都在抖。“还要再来一次吗？”他愣愣地盯着脚下的砖缝，又黑又长。我给他搓着手背，“必须得这样。不过没事，我在呢。”

央央侧着蜷在诊疗台上。我小心地查看了他骨

这次，换我读懂你

■ 高2023届文五班 罗橘子



侧的两个穿刺点,指腹刚刚接触到穿刺点,央央就缩回去叫痛。打了局麻,穿刺针好不容易扎进骨头里,那会带去可怕的酸胀感袭来,他又忍不住扭了一下身子。这可吓坏了我,赶紧把他摁住。针头竖直着插入他的骨面,央央蜷缩的身子剧烈地抖了一下,慢慢平复后,止不住地颤抖。我知道他有多难受。

我听到小小一声“哎呦”,但他猝不及防地颠覆了我眼中病恹恹的样子。“坚持一下小伙子,一针就到底啦!”科室医生不断安慰,他把我的手攥得愈发紧了,小脸憋得通红泛着紫,他闭上的眼睛像紧紧缝住的纽扣。针筒的阻力非常大,抽了将近十五分钟,医生手都累的抽筋了;后来我查看了报告,央央血管里癌细胞又扩散了,所以这么费劲。针头拔出,央央紧闭的眼睛睁开,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却非得坚持自己坐起来,还不让我搀着他。

很快骨穿的结果出来了,给了我当头一棒——央央的白血病复发了,情况很不乐观。停了半个月化疗,央央血液里原始细胞就疯涨到60%;仍旧测无Auer小体。没办法,我们连夜紧急制定了方案,立即对他进行第三期化疗。

虽然央央好像习以为常,特别积极地配合我们扎针、用药;但他头上刚长出来毛茸茸的头发,折腾三天之后,也全都掉光了。用药时央央时不时恶心呕吐,连喝水的精神都没有。化疗的副作用太大了,原来的他还乐意下床走动,现在呢,坐起都累。

“医生,我能撑到过年吗?”有天晚上,在我跟他父母聊天之后,他躺在床上,向我抛出了这个难接的问题。白天用药只能卧在病床上惶惶不可终日,晚上的他却偷偷硬撑着爬起来,坐在床上。陪床的父母累得趴在床边睡着了,央央望望月亮,它如此明亮却又那么遥远。医生确实可以通过检查情况来判断病人剩下的时间,可是,毕竟他才十三岁。过早知道了,我怕他真的自暴自弃。“你问这个,干什么?”

他愣住了,显然有点不知所措地把头扭到一边,我不知道他在思索什么。再转过来的时候,央央的星星眼里平添了几分忧虑。

“…乔医生,我爸妈每天来回跑,还到处借人钱。”这话磨磨唧唧地出口,他又扭了过去,眉头皱

着。

他父母在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每天工地医院两头跑,工资确实只够饱腹。那天我抱着老张的病例,在走廊上听到了央央父亲打着电话,语气里满是讨好,对待他的姊妹竟然毕恭毕敬的。央央妈妈也曾拉着我的手,询问央央辗转几次到底能不能治好、医院能不能宽限几天,正在火急火燎的借钱,说着说着,她眼泪都下来了。

想到这,我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拍了拍央央的胳膊。“那你更要打持久战,等你好了,还他们钱。”

我坐轻轨上下班,轨道边站着许多樱花树。不过现在不是它们开放的时间,一个个枯黄的、光秃秃的。往年春天,我都会在周末请一天假,拉着小魏去大学里看樱花。央央有一个请求,等明年越过冬天,我们去赏花观景的时候,要记得把他带上。他喜欢站在樱花下的温暖明媚。

幸亏他迷上了刚播的剧《鬼怪》,化疗的时候总会打开平板饶有兴味地追剧,这也算在医院里屈指可数的消遣方式了吧。每每我来查房,央央手捧平板,迫不及待拉住我讨论剧情。今天他们穿越去了加拿大,明天小新娘被后妈虐待;樱花盛开时,阿使对sunny一见钟情,而鬼怪还在吃恩卓的醋。央央总爱代入,特别容易跟角色产生共鸣,吉他拎起来,熟悉得BGM随手就弹。我虽然追剧剧情很高,能对答一二;可是从来比不上他的细腻,人物关系进度甚至需要央央花时间给我一点点讲清楚。

“你忙得来不及看,这方面乔姐姐确实比不上我。”央央偶尔调皮一下,拿我打个趣;看到我无奈挠头的样子,他嘿嘿一笑,眉眼一弯,像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一样。我偶尔路过他的病房,黄昏的余晖伴随着那把木吉他流露出的温暖声音,洒在楼道的地上,洒在我的白大褂上,它的白色倒不显得严肃冷漠了。

做手术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病人的肿瘤长得复杂,手术难度和强度都难以想象。下了手术台,我们几个瘫坐在门口的长廊,饿得头都不想抬。小郭费劲吧啦挥了挥手,脸上的疲惫被惊喜洗刷一空,主刀他们还以为给病人家属报平安呢。这时候闪现在



楼道的，往往不会是家属们。央央手里握着几个饭团，走上前剥开纸递给我们，也不开口，像是早都感觉到我们很饿了，就只是憨憨地笑。

我还考虑过要不要给他请个老师，央央手一摆：“我自己当然可以。”恶补同年级的功课，他为了出院时跟上教学进度，大秀一把学习能力，甚至开始超前学习。央央确实是个数学能手，草稿纸上凌乱地列着过程和答案，但什么题型都不在话下。就连隔壁刚住进来、带初中毕业班的吴莹莹，给他出的题都没有能难住他的。他的妈妈有时早上来，听到他对着窗外念着单词，即使发音不太标准，读的也磕磕绊绊。

中期的时候他好得快，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我说要他慢慢锻炼起来，体格太弱，扛不住接下来的治疗。明显央央老是回避这个话题。老张他们劝他听话，在我眼里，大家担心的莫过如此，可是央央的信念好像不如以往，惶惶不可终日然后不作行动。

那天我发现我是错的。马上要给二床的小女孩婷婷搞 PICC，我正往楼梯口走，瞥见一个男孩从楼道里冲过来，手里还提着几个袋子。其他病人熟视无睹地侧到一边，唯独我像新来的一样惊慌失措，赶紧闪到门后面。虽然莽撞，但是他的步伐异常坚定，感觉背负着一股使命感。“莽撞人”跌跌撞撞来到我跟前，跟我对视的瞬间，居然眼神慌乱地低头窜了。我端着满是消毒针头

的器械盘子，反应上来回头看时，他已经冲进了后面的 403。下午换药，老张环顾睡着的病友，压低声音告诉我：“这小子自从听完你的话，每天中午跑下去帮我们带饭，说是锻炼锻炼。今儿被你撞见觉得狼狈，偏不让我们告诉你。好面子得很！”

我轻轻的推开 406 的门。央央发现我的时候，还是捧着个平板泰然自若，盖着被子坐在那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乐呵呵地跟我招手，叫我坐下来一起看《鬼怪》。

一个月之后，重新做了一次骨穿。各方面检查都显示，央央的身体状况允许他暂时出院静养。收拾床铺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一个劲的握着我们的手道谢。央央也放松地站在我们面前，乖乖的告别。老张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一股脑跑过来搭着央央的肩膀，兴奋得语无伦次。

这个少年可以暂时回归正常生活了。我长舒一口气，手插着兜，倚在门框旁边。央央背着他的木吉他，路过我身边。“乔姐姐，我回去上学的时候，你别太想我噢~”

时候，你别太想我噢~”

“噫…你太油腻了吧…”我摆出一脸嫌弃。“想我可以，但是再也不要见到我。”我语重心长地盯着他的眼睛。“劳逸结合，恭喜你成功的第一步。”

央央一愣，眯起星星眼做了个鬼脸，从楼梯上哒哒哒跑了下去。或许这次换成他明白了我的话吧，看他笑得那么明媚。





可是他回来了。

一月六号,我刚忙完出院病人的资料,只听见楼道匆匆忙忙的脚步声。探头出去,我发现医生护士不约而同的在奔跑。医院里如此狭窄的走廊上,医生一旦跑动,就是不详的预兆。我放下病历就跟了上去,走廊尽头转来一架急救床,四个人推着飞快地跑。冲到跟前,我瞥见床上的人挂着吊瓶,就诊卡在挂钩上摇摇欲坠。左上位的小郭突然无助地望了一眼我,转身去取起搏器,我满心疑惑,补上她的位子继续推着床跑。

进抢救室的那一刻,出于职业本能,我看了一眼患者的脸。

这一眼,我内心的希望碎了一地。是央央。他的眼睛半睁半闭。

抢救室的灯亮起,我瘫坐在门口。小郭抑制不住眼泪,在墙角的凳子上抽搭。好端端的,才两周的时间,为什么进这个鬼门关的非得是央央他呢?明明各项指标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骨穿显示白细胞值也降下来了,血项也刚好是标准值,他的精气神那么可观,为什么我推着的、需要抢救的是他呢?我实在难以理解,干脆一骨碌坐起来,刚要冲上楼检查病历,迎面撞上了一个嚎啕大哭的女人。“乔医生…救救他吧,救救他吧…”央央妈妈咕咚一声跪在地上,他爸爸也跑了过来,一向坚强的男人此刻无助的像个孩子,啜泣着。央央妈妈哭着说,央央回家时还好好的,五号晚上带着他出去散步,雪下的紧,回来着凉感冒了。

我的认知碎了一地。就因为一次小小的感冒,他的病复发了。无比懊恼上回的治疗,我回到办公室,狠狠攥着病历,气得咬着牙用拳头砸向墙。可是按理来说,数据不会糊弄人啊,他走之前还是我们科主任来面诊的。我通知所有人开紧急会议,讨论了二十分钟后,结果无非一个——央央体内极为顽固的癌症细胞,抓住了空隙就趁虚而入。

好在第一次抢救的成功,央央稳妥地躺在隔离的急救室里,但是呼吸不畅,胸脯剧烈地起伏,非常明显。在他昏迷的时候我快速给他插上管,其他医生采了血去各种化验。结果和预测的如出一辙。目前他

的生命体征非常不稳定,癌细胞差不多扩散到全身了,浑身的出血点,呼吸困难、难以进食,甚至大小便不能自理。我当然知道接下来不能进行化疗,可是除了化疗,最后的一步就只剩抢救了。

王医生在接下来的三天又抢救了两次。一周,他从插管呼吸、小便失禁,到手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再到插上尿管、安上心电图。央央脸上早没了神气,一动不动地躺着,别说门口的父母,我都实在不忍心。他怎么能从一个爱笑爱跑的男孩,变成这个样子。

央央慢慢睁开眼睛时,我忙着挂输液瓶。他眼神里充斥着欣喜,却夹杂着慌张和羞愧。我激动得刚刚喊了一声小郭,他却一下拽住我的手,费尽全力地、很小幅度的摇头,眼神里的光突然变得痛苦。我刚要问,他突然剧烈地把头往右扭动,手拼尽全力地够着旁边的栏杆,脖子上的青筋都要爆出来了。汗珠止不住地从全身四处的毛孔往外冒,他够不到我的手。我连忙把他右手紧紧抓住,能感受到他的力度,指甲甚至都快戳进我的肉里。可是央央扭头,半挤着眼睛,撇见了手上的红印,慌张的松开了我的手

他拼命地睁开眼睛,我俯下身去侧着耳朵,听到了细细的一声:“疼”。我发觉癌细胞扩散到全身了,拼命的转过身扯开嗓子喊王大夫,央央又去伸手够我。这次,他拼了命的够到了,抓住我的手就再没松开。我火急火燎地转过头,目光撞上了央央充斥着眼泪的眼睛,他的睫毛一闪一闪的。

央央拼命地摇了摇头,泪珠从瘦削的脸颊滑下来,又颤抖着摇了摇头,眼神里除了痛苦万分,多了坚定,多了随之而来的乞求。我跟随他的眼睛,他慢慢抬头,看了一眼玻璃窗外的两个身影。我也看到了他身后的心电图,慢慢地,等他把头放下的那一刻,那几条线安静了。

我懂他的意思。

我抬手阻止了小郭和王医生冲进来的身影,望了望了玻璃窗上反射的、闻声赶来满面担忧的403,看见了窗外绝望欲裂的央央父母,跪在地上。他们陪着央央走完最后这一点点路,会永远、永远地爱着央央,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他曾经努力过,他知道没希望了。

央央慢慢平静下来了,他浑身不会再像针扎的那样了,少年那双明媚的眼睛慢慢闭上。右手微微挪动,一点一点蜷缩。我调低了他的输液器,蹲下来,把央央的手攥在手心,双手攥着它,慢慢地抚摸着手背上布满针眼的、青色的血管。

“今晚你可以睡个好觉了。”我仍然用他最喜欢的方式,笑着,最后一次对他打趣。少年的脸还是像初见的这么清秀、瘦削,手却如此的冰。

“央央,我给你唱歌吧。你离开的时候,不要太着急。”

... ..

Somewhere else I'll see you

在另一个地方我将看到你

New days be like a blossom

新的生活就像一朵花

Blooming all around you, so bright

盛开在你身边那么明亮

By and by, I'll miss you

我会想念你

and your laugh like a sunshine

并且你的笑像阳光

Fading into shadow of tears

渐渐陷入眼泪……”

我抬起头,监护仪上只剩几条长长的直线。

一周后的早晨,我依旧坐着轻轨。列车在高楼林立中穿过,停靠某站时,几片樱花花瓣被刮进了车厢。它们小小的,又粉又嫩,明明亮亮却弱不禁风。我脑海里浮现出的脸,也明明亮亮的。那张脸的主人笑起来两个浅浅的酒窝,他学了好几年吉他,歌唱的很好听。他其实挺怕黑,也怕疼,可他更怕我们难受,从来没喊过疼。他帮老张他们跑上跑下买饭,笑嘻嘻还不让我知道;他也许诺自己永不言弃、抗争到底,他那布满针眼的手,他最后一次闭上的眼睛……掏出手机,我点开了他的对话框。

“花开了,一起来看吧。”

上班路上,我哭得稀里哗啦。

“有运气相遇,只不过此生不够幸运。”老张两个半月后康复出院,走的时候笑呵呵的;吴莹莹经过三期治疗,回到学校继续教书,婷婷接受了两次手术,可是也复发了。血癌的威力不会对人类心慈手软。十五年的光阴,对央央来说太吝啬了。人生的奇伟瑰丽等待他参与的太多太多,他抱怨过自己的无助,或许也想过放弃。即使已经知道最后结局是怎样的,或者他能否接受;他仍然在,而且永远在拓宽自己生命的长度。他会点点头,甚至知道我们都很爱他。

《鬼怪》的最后一集他没能等到,他也没看到爆竹绽开的那一刹那。希望央央温暖的琴声,能被某个心软的神听到。最后一集,小新娘身着校服,站在魁北克的那片山坡上,背着洒下的阳光,在他们初遇的地方远远地望着金信——“找到了。”金信在等,他转过头,他一直在等她平安无事地归来。

而央央呢?我多希望现实像梦一样。我们在等,全科室的病人都会等,希望我们殚精竭虑能够再次看到的,是健康又帅气的少年,抛弃了病痛,迎着阳光笑着奔跑。

我脑海里飘着的这段旋律,是那天黄昏央央斜坐在床边的弹唱。

“Maybe someday you'll wake up alone without me

也许有一天 没有我 你会独自醒来

But don't cry again, I'll be waiting here

但不要再哭了 我会在这里等待

Where the moon is on the rise

在月亮在上升的地方。”

[责编校对 李亮]



在小镇里,我和他共同经营着一个茶馆,以此为生。

那一天天刚破晓,镇子里的人们刚开始劳作。几只笼中的画眉鸣叫着,谁的心随着鸣声去了远方。极目远眺,那头是连绵青绿的山和无尽的天。

他坐在茶馆,沏一壶茶。深秋的阳光,透过窗斑駁在木桌上,红茶不冷不热,恰好。日上三竿,今天还是没有客人。他不解地皱眉,几分皱纹漫上眼角,显然是有些焦灼,却又叹道天凉好个秋。

可他还是拉我同他下几局棋,他向来以此消磨时光。

我向他讲述我这半生来的陈年旧事,他不厌地听着,时而点头,或是感同身受,或是觉得这一步棋下得好。

“走错了。”他突然发声。我像是被他惊扰,无措地看他。“我是说我的这一步。”他回应道。

我想继续往下讲,却忘了从何谈起。我们彼此明了,缄默是此刻的最好抉择。

人们总想用什么来掩饰心情,比如心情不好,就说下雨了,比如心神不宁,就说风刮得太大,再比如心照不宣,就说棋下错了。此刻的沉默,是源于冷清的茶馆和实在无趣的生活。

这局,无分胜负。

他叹了口气,朝门外走去,走出茶馆。我看着他的背影在门帘外变淡,直至消失。

我只身一人坐在木椅上,当我听见钟表滴答滴答,从来没有觉得日子如此平淡。

我望,我望见窗外银杏为秋烙上绝美印章,望见风吹得灯笼摇曳。梦里常出现的那座阁楼又浮现,好似走进时间尽头,流浪在旖旎星球,穿梭又穿梭。

我起身抚琴,一首一首,弹在指尖。悠扬琴音,竟弹走几片乌云。

我蓦地感到,吹不出褶的日子,也可谓是酣畅淋漓。我喝一杯泡好的茶,悠哉悠哉,坐着发起了呆。

没多久,我听见脚步声,是他回来了。

我分明看见他眼中闪着雀跃,他告诉我不是因为做生意了,是他种的月季终于开放。

他拉着我去看他的花。成片的粉白交接,在浮动的美。宛若婷婷的桃面少女诉说一段青梅往事,浓艳在秋光里。我称赞道,月季是好看的。他握着我的手,说他等这天是多不易。

我笑他像个小孩一样容易满足,那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再回到小茶馆,笑声荡了一圈又一圈。

我发觉,那步棋好像也没有下错。

悠悠岁月,淌进生命的长河。我无法像我所憧憬的那样走遍山川周游世界,但我不曾忘记,世界是如此细腻美好。

在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同时,也别忘了抬头望月。

日子清淡,欢愉在下一个街角。

[责编校对 李亮]





费城制宪会议曾因其传奇性和先创性，以及参加会议众人高超的政治素质而被称为“半神半人的会议”。而这篇传记的标题，也正是为了纪念他们敢于“比肩神明”的勇气与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引

“我们永远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完善的政治与制度是人类走向文明与先进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其中却充斥着复杂与混乱；人性的善与恶交织架构了我们的历史故事，风云变幻，城邦与国家的迭起兴衰已屡见不鲜。

在历史这座宏伟壮丽的巨大宫殿里的梁柱上，有无数斑驳的划痕。一些已经摇摇欲坠，一些经过风霜与鲜血洗礼后，仍旧顽强地证明着自身的坚韧与价值。

透过流逝的时间，我们似乎能窥见先知与前人们的影子。肉体已消亡，但他们意气风发的言语和神采飞扬的眼眸在世界的无数个角落、在一张张白纸黑字上依旧熠熠生辉。那份几百年前的光荣与初心，如今更弥足珍贵，也绽放出更灿烂耀眼的光芒。这份精神不仅警醒了他的后辈，也激励着旁观者与见证者。

我今天便要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在18世纪之末，略显原始的北美洲东岸即将迎来这一年的炎热夏天。

而一群年轻人正半眯着眼望向远方的太阳。

他们满怀新知，他们经历过战争后已踌躇满志；他们相信自身所拥有的纯粹与热忱能够改变脚下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相信他们的团结能够实现最崇

高的梦想。他们始终紧握这份天真烂漫的执拗——人类最伟大的智慧，能够做到与最公正无私的神明并肩。



大西洋的海水一如既往地拍打着亚美利加的大陆东岸。这是1787年，18世纪的一个普通年份，是《独立宣言》发表后的第11年，独立战争胜利后的第4年。

五月的北美洲是忙碌又热烈的，弗吉尼亚满山绿油油的果树茁壮地生长，农夫们都无比自豪，因为他们与伟大的开国元勋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与将军偶尔会面，而后者始终都带着亲切温和的微笑。

但这次情况似乎不太一样。

将军的马车急匆匆地从田垄上驶过，他们照例向那边热情洋溢地挥手、呼喊，以表达自己崇高的敬意：

但这次将军没有拉开玻璃窗回以致意。

马车夫奋力地驱赶着马匹，行进的速度甚至比以往快了许多。

农夫们交换了一个疑惑且不安的眼神。

就连他们也隐约地感觉到将军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且棘手的事务。而他们又很快做出了合理的推断：对乔治·华盛顿来说难以解决的事情，也必定与这个邦联的未来息息相关。作为虔诚的清教徒，他们仰望湛蓝的天空，并在胸前一笔一画地画下十字；为他们敬爱的将军，也为脚下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做着默默的祈祷。

是的，在这片大陆上，有一位众人尊敬的领袖



与神明并肩

高2023届文一班 陈馨怡

高2023届物理4班 肖元璟绘



和将军——尽管遵从他个人意愿现在已经不是了。他的朋友们总喜欢和他开玩笑，并将他个人的言语和选择与整个美利坚的未来绑定在一起。而乔治·华盛顿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他听了这种话后只会腼腆地摇头，然后付之一笑——并在此后严肃认真的告诉所有人：他改变不了美利坚，但是如果民众的授权于他，他永远会带着枪杆为同胞们的自由而奋斗。

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位大将军的地位和分量。华盛顿沉稳少语，也很少参加公众会议。不过，他只要坐在那里就够了——这便保证了会场奇妙的秩序与克制；每一位代表起身发言时，都要紧张地看向正在认真倾听的他，华盛顿眼眸中的冷静与理性充盈了会议桌，充盈了会场，深刻地震撼着每一位与他共事的同僚们，也在不知不觉中使美利坚初生时的每一个抉择都审慎而长远。

可是再沉得住气的人也总有烦躁焦虑的时刻。在弗吉尼亚的山庄里，他本想退隐在独立战争的荣光之后，享受耕作的幸福与天伦之乐。他竭尽全力想让一些多余的事务远离自己——当然他肯定做不到，特别是在如今这个邦联成立四年后的时段，许多矛盾锋利地挤地到了一起。就算有着解甲归田的美好愿望，但他仍在默默关心着自己的家乡和他们好不容易才换来的自由与和平。

华盛顿在颠簸的马车里隐约听到了一些喊声和笑声。他这次没顾上回应，但还是短暂地在心中向他们表示了抱歉。此刻他有更重要的事情：他的所有心绪实际全部集中在思考上，卷发下的额头有着细密的汗珠，眉毛蹙成了一团。他手中的几封信件被他反反复复地拆开浏览，纸张已经被揉皱发黄。信纸上是一行行工整且飘逸的英文：

“敬爱的乔治·华盛顿先生：

……作为您的后辈与弗吉尼亚的同胞，我代表会议的发起者们，诚挚地邀请您前往费城主持这次会议。……

詹姆斯·麦迪逊”

因为事态已经太严重了。

麦迪逊作为参议员，在四年内密切关注着这个

新生邦联的各种事件，并和他的好友们分享着体会与感想。大家起初都天真而单纯的认为安稳已经到来，未来便是祥和与长久的经济发展。经历过独立战争血与火洗礼的人民，强硬地拒绝又出现一个政府，对他们的自由与权利进行干涉。

但大家逐渐意识和领略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

“……华盛顿先生，实际上，四年以来，麻烦层出不穷——新泽西和纽约在税收方面爆发了冲突，吵得不可开交；西部边界上的拓荒者总想从州法律和联邦政府的法律中挣脱出来；商人和农民们总是在爆发债务诉讼；欧洲各国甚至想借此单独与各邦展开贸易。……”

“……而今年一月，丹尼尔·谢恩带领农民们的暴动令我们深感遗憾与震惊。邦联条例已不得不修改的地步，费城的这次会议便是致力于弥补我们建国来的一系列遗漏。”

以詹姆斯·麦迪逊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的美国政客清醒地认识到了事端的危急与紧迫，他们奔走相告，在1787年的春天始终忙于召集会议代表的工作。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当时的汗如雨下和精疲力尽。比如麦迪逊，他在召集代表的同时，还在向他们最尊敬最信任的前辈与领袖写下一封封的劝告信。这位卓越的人性格执拗，而麦迪逊也有着强大的毅力。他不是坐在书桌前写作，就是去和同事们探讨——日复一日。

“为什么您对于这场会议来说无比重要？……作为公民们最信任的曾经的领袖和将军，您个人的威望与品德是我们取得这次会议成功的关键。”

这是麦迪逊近几个月来寄给他的信件的最后封。功夫不负有心人，华盛顿终于送来了他的答复：他会前往费城的。许诺的同时，他的内心经受着纠结与复杂的考验，他不愿再过多地参与政治事务，但如今的这个新生国家正处在内焦外困的局面。经过了长久的心里博弈，最终，坐在马车里的他意识到了一个确凿的事实：现在的美国仍旧需要他，他身上还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华盛顿也清晰地洞见，弗吉尼亚前往宾夕法尼亚的费城的路途很远，坐马车需要花费五天的时间，



但它平坦且畅通无阻；而这场会议的进程似乎更遥远，并且必定既崎岖又困难。究竟有多少问题需要解决，这个国家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他似乎也看不到什么光明，也对会议的成果不抱什么希望——托上帝的眷顾，真的会有奇迹发生吗？

这位将军终于拉开了玻璃小窗，此刻已至郊区，马车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雨云逼近，透亮的蓝色消失，只留下泛着灰白的天际。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此时没有阳光明媚，也没有果树的花朵在枝头乱颤。

华盛顿深深呼吸了一口带着泥土气味的新鲜空气，些许缓解了内心的焦灼。他正马不停蹄地赶向北方：那片久违却又熟悉的土地，那是第二次大陆会议召开的地点，那里曾记载了先前的荣光。

他在脑中开始勾勒那座城市的老城区，那色调温暖的红色砖墙，那独立宫前细碎的石子路。

他一遍又一遍在心中默念着这座城市的名字：费城。



南北相邻的两州，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那时的北美洲远没有现在人流涌动，广阔的种植园中可能行走十几里才能遇到一两人；而费城作为当时美国最大的都市，也仅仅只有四万人口。

南边的弗吉尼亚正沉浸于春天的耕作，农忙之余倒也悠闲且舒朗；北边的费城此时却充满了特殊的“喧闹与叫嚷”。

如果我们作为一位普通的市民有机会亲临1787年的费城，一定会为当时难得的热闹感到惊讶。坐在阁楼上工作时，你能听到不停歇的来往的马蹄声，“哒哒”地踩踏过泥土的路面；外出购物时，你能看到四处散播传单的职员和孩子，就算你只是走上街头无所事事地散步，说不定都能碰到未来出现在各国历史和政治学教科书上的，赫赫有名的人物。

比如此时这个正走过市中心的，脸庞瘦削、鼻梁挺立、身姿挺拔的青年——他意气风发而热情洋溢，你也许完全不能把他和我们刻板印象中“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联系在一起。

我们想象的政治家的模样也许永远是成熟稳重，永远在伏案沉思，年龄越大便代表着阅历越丰富，做出的决策也更加科学可靠。如果有二三十岁的

人担任要务，我们大多会充满怀疑地审视他，有人还会轻蔑地说一句“黄口小儿”。但建国初期的美利坚却恰恰相反，他们的政治团队惊人的年轻（最年轻的新泽西代表：戴维·布瑞利甚至只有26岁），就像他们的国家本身一样。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一群“政治家”，不如说他们都是学习了新知识，对自己国家未来充满热忱和希望的一群彬彬有礼的“绅士”——这些代表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但他们有更可贵的敢于尝试与探索的勇气。

这位青年提着装满文献与资料的手提箱，步履匆匆地赶向他的朋友麦迪逊的办公地点。他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纽约代表、今年30岁。他是华盛顿将军最信任的副官，在独立战争中出生入死，他高超的辩论与沟通技巧曾让所有人惊叹。

五月三日，时间已过正午，今早抵达费城的麦迪逊正焦急地等待着汉密尔顿的到来。他叹气，正准备抿口桌上的红茶，就听到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麦迪逊大步流星地前去迎接——汉密尔顿显得风尘仆仆，绅士帽和风衣上都已落了灰，他摘下帽子，向麦迪逊露出了一个略显抱歉的笑容。

“别怪罪我来晚。”汉密尔顿挑了下眉头，他将自己的手提箱放在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打开，“我在来之前又多整理了一些资料。”一张张纸被铺平展开，那是原先欧洲各国的制宪文件和各种类型的法律专著。

“我们应该再阅读一遍《邦联条例》”，麦迪逊凑上前去，轻轻地念着，“……全国政府处理某些外交事务、宣战、管制货币铸造、确定度量衡标准、举债借款、建立邮政系统、筑路、以及招募陆军和海军。”

“可国会又能够做到什么？”汉密尔顿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他想起了自己在军队时的艰难困苦，想起了华盛顿在战争时催款国会的怒吼：“为什么作战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是的，国会也没有办法。

“这些权力不是专有的。”汉密尔顿打断了他，“实际上每个邦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麦迪逊点了点头：“对。条例没有授权国会征税和筹款；国会只能向各州募集款项。所以上次复员的军队才差点因为没有足够的供饷爆发兵变：如果不



是华盛顿将军及时到场，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两人都认为这里需要重新商榷，于是他们用羽毛笔在纸上勾画，做出标记。

麦迪逊接着继续念道：“我们不设置国家元首，只是在国会下面设立一个诸州委员会，在国会休会时管理经常性事务。”

“诸州委员会可管不了他们的商业管理和税收。”汉密尔顿无可奈何地摇头，“所以你看看闹出了多少乱子，各邦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吵得不可开交——如果邦联内满足不了他们，他们甚至把签约对象对准了外国，债务问题也层出不穷，混乱无比。”

麦迪逊表示了赞同：“是啊，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机构来管理财政，国家迟早一天会爆发严重的信用危机。”

.....

笔尖摩擦纸张的声音、两人此起彼伏的讨论声音、纸张翻动的声音充满了房间。仆人们端来的下午茶也被放凉，太阳落下，月亮爬到阁楼上。他们忘我地说着，比对着，写作着……完全体会不到口干舌燥或是饥饿。

光线实在太过于昏暗，麦迪逊站起身来，点燃蜡烛并挂上了烛台。微黄的烛光摇曳，照在了略微发黄的纸张上。一切似乎重回了寂静。汉密尔顿凝视着被他们做满批注的《邦联条例》，转过头去说：

“现在它是一部崭新的东西了。”

麦迪逊拉开椅子重新坐在他的对面：“我们的想法，似乎不只是修改条例这么简单了。”

两人注视着对方，几秒后，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汉密尔顿的尾音上扬，终于带了些轻松和轻快，他几乎是带着自嘲地笑着说：“我们想干的事情，本身好像就不合法啊。”

麦迪逊神情复杂地盯着烛光：“但这也许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

“在会议上一切会见分晓。”汉密尔顿握紧了拳头。

“好啦。”麦迪逊长呼一口气，“这些都还早。我们现在应该总结一下我们讨论的结果。这些混乱与矛盾所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邦联……邦联，各邦组成的松散的联盟——很明显地，现状是国不成国，它的作用已太过弱小。而我们需要什么？”

“是的，将它交换过来。联邦，联邦。在保证各州权力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紧密联系的联邦。”

“对。权力，还有权力。人性总是复杂的，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也不需要什么政府了。一个好的政府要有力，同时它必须具有自制力。怎样才能不让政府的权力过度膨胀？我们要将历史上的政府与美国政府相比较。还好，我们有古希腊罗马的先贤们，有卢梭，有洛克，有孟德斯鸠……有很多很多。”

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同时点了点头，经过了缜密的分析与讨论，他们达成了共识与统一。“我敢保证，你的弗吉尼亚朋友如果赶回来，他听到了我们的话一定也会表示赞同。”汉密尔顿打趣。麦迪逊知道他在说杰斐逊——一个浪漫的民主斗士，只不过很不巧地，他此时正在法国巴黎担任驻法大使。

“联邦派。”麦迪逊说，“我暂时想到了持我们这个观点的代表们的名字。”此时的他也不会想到，自己对于民主的见解会在日后深刻地影响多少人。

汉密尔顿表示了认同。二楼阁楼的窗外，夜晚的费城终于从白天的吵闹里安静了下来，偶尔传来几声鸟啼和早蝉的鸣叫。麦迪逊在旅馆的门前送别了汉密尔顿，而后者决定在豪斯夫人的小酒店过夜。“回见——几天后见。”汉密尔顿说，他调皮地一笑，瘦削的颧骨此时显得更加突出。

二人一同仰望着夜空中闪亮的星辰，每一颗都闪亮且耀眼，但它们却不互相争辉，而是交相辉映，织成了美丽的夜幕与星空。

距离费城会议正式开始已经很近很近了。十三个邦的代表们正马不停蹄地赶往这里，带着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意见。费城将会再度迎来它的光荣时刻——真正激烈的角逐和辩论即将要拉开帷幕。

(未完)

[责编校对 李亮]



画皮或描骨

◆ 高2023届7班 柳常锐清

美人一落泪,不仅是浪费桌旁的纸巾,更有身边一众骑士的“英雄救美”,然无人知晓其落泪的原因,是早餐的夹馍忘记放盐,或是早自习补作业时全抄答案的答案,只感到愧疚。本只是些许的鸡毛蒜皮的琐事,但“热心人士们”却大张旗鼓,另一旁的哑言观众为骑士们的蠢蠢欲动欢呼鼓掌,他们的眉飞色舞、神采奕奕,一脸兴奋刺激着骑士们的神经。

从某些方面,红颜祸的水,便是决的这些骑士们的堤,而滔滔洪水过后,冲刷侵蚀的是骑士们在舞台上的尊严、脸面。

美人的一颦一笑便是其诱人的“皮”,众人第一眼所被吸引到的就是其“皮”,世人皆不例外。历史上所述的红颜祸水,片面浅薄地将美人的“皮”贬为贻害无穷的祸水,然仅说祸在红颜的丽质难自弃,又可笑又有点可取。为何这说法可取,原因就在于美人与红颜的区别——“骨”。

在美人顾盼生姿的外表下,内蕴着其自身品质的“骨”。红颜空有其表,而美人皮骨相连。当红颜“朝

乾夕惕”地装饰其外貌,不管粉脂在其脸上已经堆积得有多厚,却依旧自顾自地继续涂搽之时;美人在一笔一划地勾描着自己的“骨”,画“皮”易、描“骨”难,但美人仍潜心塑造、勾勒,这也就是美人被称为美人的原因。

美人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甚至可以是自己爱慕的对方,自己希冀的理想,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模样。浮于表面的东西很容易就模仿清楚,但内在的精华大抵是难于参透。当你一心一意地为捏出更好的骨相时,或许你将有资格称为美人,而不会沦为浅薄的红颜,幼稚的骑士。

画皮的浅显明眼人一瞥便知晓,而描骨的不易只有过来人才会知道其孤独。但我宁愿孑然一人耗尽一生勾勒出上好的“骨”,而不是披着庸俗的“皮”讨好看客,在瓦肆勾栏里游手好闲,谄媚权贵。

[责编校对 张颖]



高2023届物理二班李星言绘



面子

◆ 高2023届7班 柳常锐清

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文化古城。它的历史是一尊威武的兵马俑，它的文化是一张精巧的剪纸，它的风光是一幅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水墨画。

五湖四海的游客慕名来到了这座城市。

在景点区附近的一个路口，人们静静地站在斑马线一侧，背着沉沉的旅行包，目光集中在那交通灯上，焦急地等待着。宽阔的马路上，大大小小的车辆川流不息。

红灯息了，黄灯亮了。

人们拉着孩子，扶着老人，提起箱子，准备着穿过马路，前往下一个景区。车，没有停，一辆接着一辆飞驰着，带起的风扑在脸上。人们仍然注视着那盏交通灯，等待着，等待着。

黄灯息了，绿灯亮了。

人们的第一只脚跨出了人行道。右转过来的汽车仍然一辆接一辆从面前呼啸而过。人们又试探着跨出了一小步。车流却阻挡了人们继续向前的道路，后边的老人还在蹒跚地移动着脚步。小孩子把母亲的手抓得更紧了些，眼前的车辆使他茫然，步子仅向母亲这边挪动了一点。父亲的手提包似乎变得更沉了，只好放到地上休息一下。他们无法走出下一步，只能等待着，望着绿灯倒计时数字一秒一秒减少。

大队人马还在人行道的边缘等待着，谁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但却只能等待，车还是那样开，没有一个司机因为过马路的人群减一点速。他们心平气

和地坐在车上，闲适地吹着空调，想着自己的路程。父亲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焦急，母亲显出一点忧虑，把孩子的手拉得更紧了，孩子却还是在玩着手里的景观纪念品。老人依然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无奈地看着，一辆车开过了，又一辆车开过了。

绿灯息了，黄灯亮了。

父亲、母亲拉着孩子退了两步，回到人行道上。几个操着一口纯正的陕西话的小伙子幸运地过了马路。大部分仍旧站在人行道上。

黄灯息了，红灯亮了。

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

背后的广告牌随着红绿灯的等待换了一副内容——“创建文明城市，你我都努力”。这仿佛是兵马俑上的一块伤疤，仿佛是剪纸中的一个裂口，仿佛是一幅水墨画里的一团墨渍。

那屏幕上的颜色穿过千年古韵的水墨，照在那群等待的人身上，刺眼得让人窒息。

[责编校对 张颖]



chapter1 变

其实想了想,任何事物都似乎是阶段性的。

曾经暧昧到了极点,互道早晚安的人们也会默契地闭上嘴。这说得冠冕堂皇一点便是步入冷淡期;说得道貌岸然一些便是玩腻的相互嫌弃。

真的很佩服古时人们一生的长相厮守,如若遇到爱情的坎坷,二人会携手同船共渡,抑或不可抗,也会选择以终生的时间去证明。

其实阶段性是常事,是些许的客观规律:三百年王朝起起伏伏,一晃眼,在沉浮中就无影无踪;看似以永恒的行星、恒星,殊不知早已兴衰更替几十载。

正因如此,甚是艳羨先辈的忠贞不渝。

变是不变的,是绝对的。以往循环无数遍的歌曲,或许明日就会收费;一直陪伴的人,或许下一瞬就远你而去。最后看来,自己只拥有自己,会永远一直拥有,不会分崩离析,不会冰释前嫌,不会冷嘲热讽,更不会抛而弃之。

我无数次安慰自己,阶段性陪伴很正常。有无话不说的甜蜜,就会有有话不说的黯淡。

我其实不想活在回忆里,但未来的迷雾里我找不到你,只有在过去,你还坚定地与我拨开迷雾。

所有事物皆如此,阶段性地饮鸩止渴。

chapter2 诺言

诺言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就好像皇帝颁给功臣的丹书铁券一般,又如枷锁;整个历史上拥有免死金牌的大臣好似皆没有圆满的结局,而我的经验来看,得有诺言的人也几近无好的对待,死状凄惨。

诺言狭义上是当两人感情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滋生的产物,这个阶段我称之为诺言阶段,高于朋友阶段而未至暧昧。就跟“怀疑一旦产生,罪名便成立”一

样,诺言一旦许下,便是为了抛弃。

无论古时,抑或现在,谨遵许诺往往为少数,背弃海誓山盟总占上峰,很可悲,但这我感觉是人性的惯例,就跟我以往所说一般,人的不变便是变,诺言作为某一阶段的感情结晶,必然会在下一阶段被推翻。

我相信这个理论一定是不言而明的,人人所认同的潜规则。而在我的意识里,做不到便不去承诺,但我实在搞不懂有人愿意以诺言为饵料,他们不怕遭天谴?把别人捂热再离去,连降温的后事都不做,真不啻为感情的流氓。

文字言轻,然感情至重,文字上的承诺一旦立下,似梁山好汉的歃血为盟,似季札挂剑,便成了一种绑定,倘若似隐似现的丝线,它的牢固因人而异,或是脆弱得一吹即断,或是比金坚、比石固。

人的一生起起伏伏,伴着纷纭繁复的诺言穿梭在苦楚的现实世界,不同阶段随着不同诺言造就不同的我。当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曾许下的皆为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当得过且过而碌碌无为之时,一点点的承诺也能激励好久,或是明日一起午饭的邀约,或是下班后的一场电影,这些短暂的诺言

构造出我们人生的涓涓细流;我想,这或许才是诺言的作用。

但这个现实往往使你不称心意,许下诺言的人或亦不使你欣然。人从不给设下的诺言给予机会,而世界从不留给它任何保护机制。

诺言就在那十字路口街灯脚下,看你是什么身份,它自然会领你去不同的未来;真正衬心的诺言从不是别人施舍的,因为它就在那,孤怜怜地,等着你的到来。

[责编校对 张颖]





月色投了远山的影儿，乘着暝昏的应许，朦朦间摸向窗檐里来了。老屋内并不宏敞，窗却宽而透亮，几乎接炕，纵然给报刊遮去半面，逢难眠时侧目，庭院也了然心间，只一留神，庭前光景即尽收眼底。前庭专供来人“叨扰”，故而扫的很平，夜深时，往往便只有风尘旋起，浸在辉光里，受着澄澈的洗礼，往往才颇显伶俐可人。如若不是分明的月，那美的禀赋，也只掩在滞笨的仪态里作一

“倩影”了然。雨后孤光明朗，

窗前就显出尤其可怖的

清亮，将那挺峻的峰

影也摧折地愈发

狰狞。黑暗

中扶一把

小凳，换

下门栓，

向后庭寻

一番清

静。深更，

只依“痴

心”循石

阶朝庭中

探去，双

手捧凳然无

意停驻，便只得

随心漫溯了。行至院

落深处，屋后杂影绵密，

人植的“临风玉树”肃穆而

立，野长的“径边鹅黄”缀行其

间。草叶相护，间或些缕微光徐徐而落，引得冷寂处芳容明媚。泥壤中生长的生灵，对于何以用土地独有的温厚抚去“天物”里麦芒似的凌厉，向来很有本领。庭中百般嫣红碧翠，大都隐没到柔柔夜色中去，在天地月夜的调和中安然而憩。屋舍始立至今新足百年由来，其庭中笔挺林立者，多是陈年旧物，然天长日久，也可大致分出“长幼”，“稚子肌肤”尚且光洁，“老

苍皮囊”已成“深壑”，眼睑似的豁口，初见只晓得滞拙，细看竟觉着颇有些“深邃悠古”之意，老人们说是留给更老的人们，挂念时也能注目房瓦，在曾生长又离去的地方寻觅过往，正如同尚能拄杖时一样，深味世故沧桑甚然的老树们便在某某年月“挣开”，凝眸如此至今。浪漫如斯的说辞，总不敢置信是在足下这片浑土生发而出，如何也只有深感农人的近乎“粗

劣”的淳厚里，隐匿着至高的诗

情了罢，从此行过庭间幽幽

目光的注视，心里便不

免要一阵酸楚的。深

沉的眼里载着深

沉的人的一

世，往生者的心

意，常是生者难以

释怀而常常惦念的

啊。兴许是柔情的

月勾连起

“老者们”

的柔情，“眸

子”们盛满了星

光似的，愈发灵动起

来了，遥远的无数个或

灿灿或冥冥的夜色里，与自

己一起用满含温柔的目光见证

身旁挚爱的人们入梦的，正是可爱而忠诚的月呀，月常代表逝者的意旨，想来是皎皎的面容间，萦绕着张望月儿的人们那苦涩而甜蜜的思恋吧，千载同天的月，你诚然应得怀念。微曦散了朦朦的月儿，伴了辰时的祈望，轻轻地抚向叶梢上去了……

[责编校对 张颖]



庭间散记

◆ 高2024届文六班 马一轩

高2025届物理17班 李雯萱绘



前两天跑到湘子庙去，念念不忘朱妮娅老师在《二月》里写湘子庙时提到的 Super PP，据说冰博克略显单薄，遂点了杯去冰的桂花拿铁。犹豫之下还是外带了，一个人在咖啡店里喝咖啡未免无趣，打算着不如转身去湘子庙里转一圈，消化一下在乐乐餐厅里吃掉的酱排骨和糖醋里脊。

店员只有两位，一男一女，小小的店铺，其实也不需要多的店员了。两位店员都看起来十分年轻，二十出头的模样，做起咖啡来也很麻利。我不懂咖啡，只大概看见过滤器，小的不锈钢杯和小号壶。我猜测这是两支豆子，不然为什么要用两边不同的咖啡滤液呢？当然我是外行，观看咖啡的制作和观看鸡尾酒的调制差不多的感觉，咖啡当然还是要厚重些。

等候的时候我细看店里的装潢，窄窄的柜台，后面是架高的四张桌子，几个年轻人抿着咖啡，不时小声交谈几句。我很喜欢这种氛围，空气中也弥漫着咖啡的浓郁，白日里只开了两盏黄暗的灯，作为约会地点绝对是非常好的去处，正这么打算着，抬眼看过去，店铺的最后是一排冰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我远远观望，看见了小支的玫瑰女士啤酒，若不是父母还在车里等待，春夏之交来一支甜口的冰啤酒想必是很不错的，下次一个人去的时候绝对要点来喝喝。

再回过神来，咖啡已经被装进 super pp 橙色的纸袋里，由短发的女店员递过来。女店员长得很清秀，即便隔着口罩也是能看



出来的，我几乎能想到这样一个姑娘在大学课堂抬手记笔记的模样了。我东张西望了这么一阵，一看便是第一次来。店员叮嘱我咖啡杯上有一个手环，十个可以换一杯咖啡。我道了谢离开，转身进了湘子庙，扎开顶上一层隔纸尝了一口。自然我是不懂咖啡了，只能略微感觉好喝与不好喝的分别，这杯桂花拿铁虽不出众但归到好喝里还是绰绰有余。小朵的桂花甜丝丝的，让我轻易联想到在杏花楼买到的很规整方玻璃瓶的桂花酱，一模一样的味道，掺到咖啡里却又不觉得甜腻的过分。整杯咖啡给人很轻口的感觉，什么时候可以和朋友一起来喝呢？对于星巴克的标准美式厌倦了之后，独立咖啡店一定是更好的寻求新滋味的选择，而在生活疲惫的间隙之中，啤酒和咖啡都是绝

对可以放松身心的选择。

晚上回了家之后，从积的厚厚的杂志堆中翻出了去年四月份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期，封面为寻访一座咖啡城市。广州、深圳、苏州、重庆、京都，都是我很向往的城市。再重读时，较于去年体会又更深几分。读到京都中两家喫茶店，文风分外熟悉，再一次怀疑为这期杂志三联中专门有记者跑到京都去了吗？翻回前页一看笔者，裹着被子就从床上跳起来，居然是库索！

库索的书，买了的也只一本，还是为了写文参考的，叫做《我在京都居酒屋》，当然文坑掉了，这本书却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每看完一遍就盖住脸说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啊！在网上看掉了《纵身入山海》。一本在看完电影之后匆匆买到却反复阅读的书，和定番在初中门口买到的杂志中的两篇是同一笔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就好像在读者和青年文摘上反复看见明前茶之后也司空见惯了，人大概就是这么一种生物。

库索这个名字念起来实在是不怎么好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叫。文章与其说是有意思，不如说是京都有意思比较好。库索写东西比较详实的，人看完之后会跑到京都，喝一喝那边的酒，品一品那边的咖啡，认识认识那边的人。文章能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也不用再求特别多的了。

[责编校对 张颖]



鉴往知来 让过去重现 让未来迎接

◆ 高 2025 届物理 14 班 李昌硕

时代飞速跃迁的今天，许许多多的历史仿佛已经变了样，要么被大多数激进、崇尚未来与科技的人们所淡忘，将它们抛给历史学家们去探索研究，要么经过一系列艺术的加工，变成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小说，成为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可历史是不能被遗忘与轻视的，他们是承载着经验与教训的宝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对“南派三叔”的作品起了兴趣，《盗墓笔记》《鬼吹灯》《藏海花》等等这些网络小说的名字还历历在目，显然其中的艺术气息更为浓厚些，但真正吸引我的不是紧张刺激的盗墓情节，而是人物背后庞大的家族关系与厚重深沉的历史情节。我向往每一个家族都拥有的历史，也想象着如果自己也有这样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兴衰故事会有多么令人激动。然而我身后的一切正在慢慢苏醒，真相浮现。

“据传祖籍晋南安邑县境(今山西运城盐湖区苦池村)清代先祖奉皇命赴陕西富平县上任，属苗古镇贺兰堡西定名李家窑。”上面这一段简洁的介绍是家族中的长辈赠予我的一幅书法作品中的文字。我曾也有过耳闻，说祖上是清朝的大官，最后因为种种原因逃难到如今这个地方，可直到去年，一切的真相才被揭开，家族的故事重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家族体系。据家中长辈讲述，曾经在富平我们整个家族有一座半间楼大的大祠堂，里面存放着历朝历代先祖的灵位，家族的族谱，先祖们的画像，一个个都头戴红缨大官帽，我

问家里的长辈：“那这些东西现在在哪里？”

“烧了，都烧干净了。”他们也都这样淡淡地回答。

“为什么烧了？什么时候烧的？”我又急切地问。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破四旧，就把那祠堂连同族谱通通烧掉了。”

听到这里，我的内心涌上了无法言表的惋惜，如今也只有家里年龄较大的几位长辈曾有目睹过它的壮丽与辉煌，所以曾经久远的历史已经无从考究，无法探查了。口口相传的就只剩整家如何从富平迁徙到麦李村的这段故事了。

不知是何等原因，家道中落，来自老祖宗积攒来的声望逐渐在岁月中消磨殆尽，故事从我的爷爷一辈讲起。（我将与你一起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述与了解这段被尘封的故事，也好让它有个留存）

那时我的爷爷从八太姥爷手里习得了车木匠的手艺，在农会里工作，小的时候家里十分穷困，究竟到了什么地步？爷爷经常跟在拉粮车的后面，捡起漏出掉在地上的粮食，拿回去熬粥喝，不用想，自然是汤多米少，却养活了大家子人。二爷爷年龄也不大，没有工作的能力。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再一次打起仗来，新中国还未成立，百姓自然也受到国民党的压迫，多少老百姓被抢去强迫参军，爷爷与二爷爷两个强壮的劳力自然也不放过，但由于家中贫瘠，可以只去一个，二爷爷便毅然决然的去顶替爷爷参加了军，加入了国民党。可毕竟是被迫参军的军，哪里甘心为国民党卖命，去伤害共产党呢？在



被国民党发配到潼关时，二老爷与两个同乡人商量着：不能这样下去，要逃！于是他们借着解手的机会溜走了……当然，他们知道如果当了逃兵被抓回去，自然是要送了命的，他们发疯似的跑，实在累了就躲在山沟里一边休息一边躲避着追捕，一直东躲西藏了半年才逃了回来，可刚回到家，才摸到床，太祖母便驾鹤西去，二老爷悔恨不已，藏了三四天，不敢待在家里，于是通过老爷在麦李村的朋友——一位姓林的教书先生，介绍到了如今这个地方，总算安定了下来。

二老爷在村里给别人做长工，赚了钱也积攒了一些人脉，分了地，买了自家的庄子，在临潼扎根下来。可是老爷的情况却逐渐恶化，因为过度劳累、家运不顺，患上了抑郁症，终日低着头，再没有抬起过头来，家里养着我爷爷姊妹兄弟五个人，负担太重，无法想象。二老爷也常常从麦李回到富平，知道了这些事情。

“你跟我去临潼去吧！”二老爷说。

“……”

“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跟我走吧！”

“那……那行！”老爷刷地一下抬起头来，回了话，泪水从眼里滚了出来，眼里闪着久违的光芒。

于是举家搬迁，从富平搬往临潼。那是1956年，我的爷爷只有3岁，国内正风风火火享受着土地改革带来的幸福生活，农民们也积极踊跃地加入农业合作社。

日子慢慢变好，在家人的陪伴下，病魔被驱赶，我的大爷，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位为我提字的长辈，去临潼教了书；我的爷爷也参了军……一切阴霾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时间渐渐磨灭，而在那大地上留下的——只剩我们口口相传的故事，璀璨而充满神奇色彩。

到这里，老一辈们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如今再次仔细端详那“寻根问祖”四个大字，才猛然察觉，在我肩上的不仅仅是家庭、亲戚给予我的厚望，更有流淌在我的血液中，深深镌刻进骨髓的家族命运，曾经几

代代穷苦的先辈们正在用力地呐喊，内心期望着如今我们这一代新鲜血液的努力，来扭转家族的命运。

我踏出屋门，望着头顶的葡萄藤发起呆来，片片茂密的绿叶也遮不住碧蓝的天空。现今的我们，是全新的一代，脚下踏着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史，面对的是中国科技飞速

发展的全新未来，而我们的左右手上牵着的则是一起进步的同胞们。我们正处于时代变迁的风口浪尖，国际局面风云变幻，我们的先祖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代替我们熬过了最艰难的往日，将我们推向了如今这个大发展的时代，我们理应倍加珍惜与爱护，承担起国家与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带动中国向更美好的明天积极奋斗！

[责编校对 张颖]



高2025届历史2班 王自若绘



你看啊，吹过她的风从未想过回头，爱她的瞬间，祖父写满了春秋。

——题记

当槐树在淤泥里种出一个夏天，祖父便想用槐花为我们做一顿回忆清甜，想要把握好这两分的盐，可要尝遍生活的清苦与平淡，生活对我这样好，不过是看了祖父的三分薄面。人生苦短他愿我尽兴得玩，于是夺了我手中的茧还赠与我整个童年的蝉。人间的孩童有无数甜美的梦，一无所有的祖父，就让衣角沾满了风，若不是日子盛满了光，他的眼角又怎么会亮。也许爱与被爱隔了万重，不然他怎会如此生涩懵懂，或许他对我默默许下一个诺言：沧海桑田，亘古不变。

祖父的院旁有一片田野，那是我小时候的乐园。祖父常常抱着我坐在田野里看夕阳、吹晚风，他的温柔化风，吹过我童年的天空。不过令我至今怀念万千的，是祖父院里的槐树和那阵阵的花香。

据他老人家自己说，那树是他与祖母的爱与思念化成的。后来母亲考虑过搬家，可祖父为了这棵树说什么都不愿意走。我说算了吧，搬家了也没地方放，祖父也支支吾吾讲不出来个名堂，祖母中午回来着急地说这是她的所谓“嫁妆”。我恍然明白：祖母只字未提祖父了然于心，爱屋及乌，哪要原因。他们带我站在半山腰上：“很多年前一个温婉的姑娘带着一棵树苗走向荒芜的地，跨过摇晃的江，嫁给她心心念念的情郎。它见过这段爱情最初的模样。是啊。喜

欢要用对地方，爱字也有偏旁。”

祖父的坚持让他陪那棵槐树留在了小院里，而我因为上学原因不得不离开了那充满浪漫的地方。

再次回去，已经过了许多时光，小院的槐树又长了好高好高，边上的围墙和老屋的砖瓦又以风尘的姿态回到了我的身旁，褐色的土地，黄的泛白的土墙。祖父的白发已经不再躲躲藏藏，看见我们时眼角的皱纹布满了风霜。祖父说他知道我爱吃的菜只有他会炒，他和祖母还是和过去一样，碌碌忙忙。时光偷走了两位老人的青春，却留下了他们在一起相伴

的认真和充满了故事的抬头纹。祖母说她竟没发现时光的手是如何的精雕细琢，把曾哭哭啼啼的疯丫头，变换成了她眼里的成熟的我。当我想再次牵起两位老人的手，他们竟会下意识躲，岁月镀的膜让我再也看不清他们掌纹间的脉络。

美好的时光短暂，我们又离开了那个烟火气弥漫的小院、老屋、槐树。

再回去竟是

听到了一个突如其来消息：祖母带着一缕槐香，回了她与祖父工作的地方，那地方不近，祖母大概要几个月才能回来，而祖父又生病了。匆匆忙忙赶回去，看到了祖父孤零零地坐在槐树下的藤椅上。槐树的花几乎落尽了，院里的槐香不再，夏风吹叶的沙声在藤椅摇晃的声音中被埋葬——母亲说要给祖母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祖父却摇摇手说算了吧，院里就一派冷清，祖父因为没有养什么小猫小狗，所以只好独自品尝这份孤独。



高2025届历史2班 王霏涵绘

祖父的树

◆ 高2023届8班 冯嘉辰



你可曾见过山间桃花?

你可曾想过那瓶中之花?

那树花不管开在何处落于何时都是极好的!去西安培训路上,坐在车上,忆着往事,品着浮生的文,淅淅沥沥般润人心田。文笔至此,乃我所求,念及往事又不胜唏嘘。转头间忽见山上一丛丛的山桃花,回忆扭转,忆起了前几日与家人在河边折下的山桃花。

想着瓶中的山桃花,不经意间便有了一个疑问。此问,不问花开之早于迎春,亦不问折花心思几何。你可知这山中桃花为何而开,

瓶中桃花又因何而开?这山中桃花为生存而开,为结果而开,如今花开烂漫,来日往往就是成果颇丰。以繁花似锦换硕果累累,世人应能理解。

只是这瓶中桃花,为何而开呢?不少人自有答案,或在嘴上或在心尖,亦或是在那千丝万缕之间,混沌未开之际,只是可能需要一个“盘古”从内破开

一切。

而我想我的“盘古”应已找到了他的“斧头”。花开只为花开,目标下定,即使途中蹉跎也无碍奋发的向前。当其定下结果,便只顾一路向前,至于被摘,虽开果无望却也成一处风景。我想人生应也是这样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耕耘有数,未来可期。

当你方向把定,即使途遇风浪,即使壮志未酬也必会在人生中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孙曹刘三

家归晋,却

留下评说不断

的三国。诸葛亮一

生匡扶汉室,虽星落

五丈原,却也为人称

颂。苏轼官场艰难,却在地方

善政无数。

此类等等不多赘述。愿诸君承山

中桃花之志,行瓶中桃花之坚。来日叶落

凋零,又春暖花开时,后来者前赴后继,旁观

者啧啧称奇,君等自可化作春泥自息去。

[责编校对 张颖]

往西安随笔

◆ 高2025届日语班 马博康

生活总是让人处处意想不到,晚上吃饭时却突然看到了祖母汗水打湿的脸庞和紧锁的眉毛,一到家就问这问那还想着往医院跑。祖父看了一眼母亲笑了笑,挠了挠头看向祖母说让你操心了。时光贪恋了这一刻,房屋里充满了爱的芬芳。

晚饭后,我照旧和两位老人相伴走在去往傍晚的路上。祖父总说母亲的工作抢走了我们给他的陪伴,幸好我还送他们许多看夕阳的照片,我在黄昏时撞见夏天,漫天的云朵都称我为少年。离开时祖父说让我帮他们定格这傍晚,风把不舍,吹得望眼欲穿。我才发现,照片啊,不过是留恋的人,怕记忆太浅。

他很喜欢和我还有祖母一起散步,却又常常停在半途,小时候他一边讲着大灰狼的童话,一边拎着

扫把追着淘气的我跑向晚霞。不过是几年没回家,岁月就在他的额头纹了一朵花。我问他,祖父您为何老是停在半路,他说:“这世界很大,我们只能陪你走过半途,剩下的路会有辛苦但也会有幸福,你也不用担心,我们会互相陪伴走向幸福的尽头。”

你看,这世上总是有人当爱的信徒,狂风暴雨,也一生追逐,却只怕,别离的苦。

小院的光推着我成长,却把他们照的白发苍苍,在他的肩上我曾看过莺飞草长,他的手心里也曾擦过我爱吃的糖。所以,我要给他们更多的爱,趁光还在。

[责编校对 张颖]



为英雄喝彩

◆ 高 2025 届历史 5 班 车予希

于汨罗江畔，风波亭中，风雨北平，且歌且行，见英雄本色。

魂断汨罗江

他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他有一颗坚贞不屈的心。他行吟泽畔，九死未悔；他乘骐骥以驰骋路漫漫兮上下求索；他叹草木凋零，美人迟暮。暗淡仕途不曾熄灭他的荣光，宦官奸臣的排斥未尝压垮他的品格。心怀楚国，受命不迁，举世皆浊的世界没有他栖身的净土，他带着忧国忧民的悲怆沉入汨罗江，因此千年悲泣，因此千古流芳。

亦余心之所善兮，遥遥江水中，我为屈原身为人臣的不二忠心而喝彩；我为他不坠青云之志的初心喝彩；我为他香草叶中的爱国坚守喝彩；我看他踽踽独行，如朗月清风，万里蹀躞。

血洗风波亭

三次投军，四次北伐，力挽南宋半壁江山。从精忠报国到埋冢栖霞，从武墓遗志到热血长眠。你将战表化作捷报，却不曾注意，金銮殿一个不露声色的檐角，已然勾勒出风波亭的雏形，亘古中原，宏文顿成断章。

壮士义气总凌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

云和月。”跌宕起伏间，风霜摧折间，才愈现英雄本色。慷慨义气如岳飞，我为他的赤诚肝胆喝彩，我为他的镇魂国殇喝彩。马踏青灰处，是“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声声振聩，激励来者。

照亮北平城

国之衰亡，遍地哀鸿满城血，铺天的黑暗扼制着新文化的火苗，吞噬着即将到来的光明。

他踏着泥泞，冒着风雨，在长夜里举起火把，竖起红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于混沌中开光明，为庶民求解放，为国家谋出路。他说公理必将战胜强权，是长辛店一声声亲切的“守常先生”，是以青春讴歌共产主义的李大钊。我为他破釜沉舟的决心喝彩，我为他矢志不移的信仰喝彩；我为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凛然喝彩。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英雄自古常如此，或是不灭气节，或是豪义满膺，或是炽热情怀。历史是一堆灰烬，灰烬处仍有余温，我在万籁俱寂处感受历史脉搏的跳动，为英雄喝彩，立纵横志向。

[责编校对 张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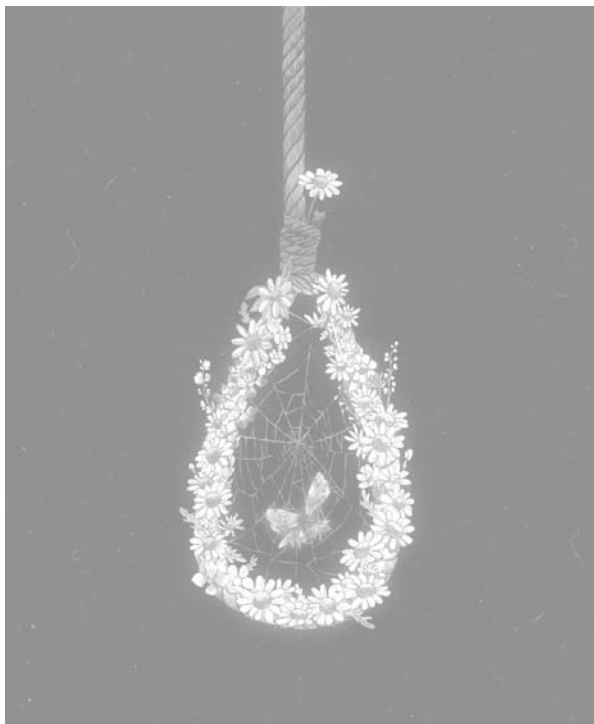


高 2025 届创 3 班 张管淇绘



死 亡

◆ 高 2025 届物理 20 班 孙楚菡



曲折跌宕的路面上铺满了黑色的鹅卵石，显得压抑，沉寂。路的两侧都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漆黑的深渊中空荡荡的，除了死寂的黑色，再无其他。朝深渊中大喊一声，只听见于深谷中飘荡的零落回声。其间还夹杂着从黑暗中传出的无力的野兽般的嘶吼。一直沿路小心翼翼地走下去，路到尽头，不过这尽头所连之处并非黑暗的深渊与悬崖，它所连的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浮岛。岛上花草鸟兽虫鱼应有尽有，水是那樣的清澈与甘甜，风是那樣的柔和与细腻，树是那樣的青翠与茂盛，五彩的蝴蝶于花丛中起舞，如同一位身着彩衣的美丽舞女，跳出妩媚的舞姿。你问此为何路？这是生命之路。美好的彼岸，是为那些善良的活出价值的灵魂所准备的温馨港湾，而那无尽的深渊，是为懒惰者打造的地狱。相信每个人都对美丽的

浮岛充满了向往，那便努力活出人生的价值吧。生命之路终究会走到头，死亡终会降临，然而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你只为自己的过往而悔恨，只为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人生而哭泣。那么等待你的只有黑暗与孤独。活出价值不难，男子不必如伟人一般，泰山梁木般离开，也不必为了大义而雁行折翼；女子不必如杨贵妃一般玉碎花销，也不必为了情缘而月坠花折。只是不要日薄虞渊，最后零落山丘罢了。由此观之，死亡并不可怖，只是一个圆满的句号罢了。啊！如果死亡终会到来，请给我点时间，我将尽我之力，竭我之血，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在这之后，便让我坦然面对死亡罢！

[责编校对 姜龙霞]



刘煜彤诗作八首

★ 高 2023 届文一班 刘煜彤

Freedom

遍野的花啊
为什么不长出翅膀，
飞向天空？
情感的网、交织错落，
将我笼罩，
无人世界何时来到我身边？
苍穹下第一只飞鸽
卑躬屈膝的脸上
会绽开微笑吗？
请告诉我：
向命运低头的
软弱的狗尾草
会渴望天光吗？
像蒲公英离散凋落
不断说着道歉的话的，
是我吗？
眼中蓄满滚烫眼泪的，
是我吗？
驶向过去的绿皮火车，
原来，我是旅客，
那就离开吧。
看，梦里的灯影清波
就此死去吧，
我的心

翻涌淹没。

Summer

在黄玫瑰盛放的花园
洁白的裙摆和疯长的思念
散落的阳光跃于梧桐叶间
蓝天追不上生的鲜妍
你说，蜻蜓的舞步叫夏天
可是，在夏天，我只铭记你的笑颜

稻草

晴空万里
乌云密布
跋涉者深陷泥潭
泪珠中闪现
涨红的脸
施舍我自由吧
对着锁链我苦苦哀求
施舍我安宁吧
鼎沸冷眼看我麻木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放声号哭
看吧
看吧
脸上笑容的弧度



看吧
看吧
落入凡人的痛苦

放 声

寻求一种死亡,在黎明前
绝对的夜寂静无边
绝对的旷野和绝对的蓝天
灼烧的情感凝成直线
我的寂寞与欢愉充盈其间

我的命运随风逸散
我的唇在呢喃:
让我遗忘并被遗忘
让我流放并被流放
……

那一夜,生的昙花绽至边缘
我的灵魂亦陷入一场永眠
永眠在 那一夜 那一天 黎明前
永眠在 第十八层的天

后记:

我想去一个无人之地,极端寂静,极端自由,我要在那里放声哭号,放声尖叫,跳毫无章法的舞蹈,我要在荒废大楼的顶端漫步。我要被这个世界抛弃遗忘,我要斩断所有联系,我要孑然一身。

我要否认这个世界,流放这个世界,遗忘这个世界。

我要极端纯粹的我的世界,绝对自由,不为任何人停留,不为任何事束缚,我要我再不动摇,我的精神再不怠倦。我绝不维系,绝不挽留,绝不勉强,绝不内疚,绝不陷入牢笼。

我要一切人性与美德,一切规律都失去意义。

海岸线

我 漫长的 海岸线
无病呻吟 顾影自怜
曲折的脚步也无法解释怠倦
回环的音乐痛斥忙碌的世界
海岸线 漫长无边
我沉溺于 醒来的那天

秋天的诗

或是 西西弗斯
谈论着秋天的我们
迈开了文字的脚步
那天傍晚
晴空诉说着错误的意象
飞机云 去 拥抱太阳
或是 前夜灼人的月光
我们把手伸进枯枝
在泥土里生长

我逃课去德令哈

不牵扯长途汽车的疲惫
逃离站牌旁溢出的封闭气味
逃出凝滞城楼的突围
听着,今天,我逃课去德令哈
纵声享乐 放任琐事成堆
在众人熙攘离去的壁垒
吹声口哨,步行去看远山巍巍
跋涉让回忆硕果累累
若问我从何来到何处
听着,就今天,我逃课去德令哈

后记:

昨天回到初中和同学叙旧,离开时恰好傍晚六点。排队等公交车,刷卡时伴随而来的“嘀,



对比

★ 高2023届8班 冯嘉辰

汗如符点
谱出一曲漫漶
诛杀一行人的眼

体力踌躇不前
黄昏坠落地平线
镜头前却不计遮掩

轻笑饰演
闪光忽明忽现
功勋在此刻浮现

脚下踏上起跑线
演技为任务铺垫
已熟练每一张照片

你向我展示每一张成果
他逆光 道勿念

撸起了袖管

微笑着的人
指北斗为星辰
斩暗流的恶憎
拥抱实干释冰冷

头低着的人
回报已失衡
他有效果存真
包揽了所有爱恨

冷笑着的人
连续按快门
头领打瞌睡
首长们执行能力值得首肯

头抬着的人

“学生卡一”的声音同周围格格不入。让人不禁想起曾经坐一个半小时的车才能目送自己抵达终点。密闭无声的、沉默的压抑的，疲惫而迷茫的，那样的时光，如今仍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想，如果有人问我：“你要去何方？”，在这个我原本应停留的站牌下，在我原本应当停留的时间点，在这辆返程的公交车上。我要告诉他：“我逃课去德令哈。”

（注：那时不知道为什么总想着海子的那句诗“今夜我在德令哈”，虽然当时未想起出处，但却对这个美丽的名字有了向往）

西西里的自由诗

西西里啊
我呢喃着，热泪盈眶
夏的歌谣
我心中回响
西西里啊
长出翅膀
夜的徘徊
山的缠绵
你的终章

[责编校对 姜龙霞]



夏木

★ 高2024届文一班 冯之杨

蝉鸣萦绕于我的坟冢
夏虫啃食着我的遗骸
我盯着星，海
盯着那，头晕目眩的辉光
死去的夏天

树，大树
树皮附着于我的体表
枝条盘踞于我的四肢
根系蜿蜒于我的动脉
发芽于我的体腔

我撕下了它，连根拔起
带着，我盘根错节的血管
我殷红淋漓的内脏
我纹路清晰的肌肉
我已死，但重新跳动的心脏

我筋疲力尽
裸露着支离破碎的伤口
几近崩解的呼吸
难以维持的思维
和我

点燃了爱与恨
规则不考核
真演技我为你打满分
形式代替效果完成了答卷

干旱，我空洞的眼眶
虚无，我寂静的颅腔
我等待着暴雨
清洗我的污垢
为我带来一场幻觉中的梦

我不知道
我的对错
我的善恶
我的未来
我的希望

它结了痂，成了人面
掩盖了曾经的伤口
直到我亲手再次把它揭开
把我的肮脏，我的丑恶，全部展露
留待他人评说

我和天空
飘渺，庞大
没有方向
我不应该绝望
因为没有方向

像你拥有模范的版权
色素不改 他独自承受爱莲的孤寂
当我把你层层剖析后
只剩灵魂在暗夜里悲泣

[责编校对 姜龙霞]



在柏林墙筑起的冬天写给维拉的诗

★ 高 2024 届 2 班 崔锦航

亲爱的维拉
 今夜我在波恩的星光里想念你
 不在乎,让风吹来远方的气息
 你会在柏林的墙边呼唤我吗
 维拉,星光是我的低语
 天上偶尔有呼啸的飞机
 那是我的信鸽

我记着你的吻
 如今即使万里相隔
 你身体的气息,像古老的烙印
 我看见东方的山岭
 想象那是你的胴体
 维拉,你的声音是穿透我的子弹
 我死亡的时间是你爱意萌生的一瞬
 死亡不会抹杀思念
 我用生命刻画你,维拉

今夜是死寂的夜
 我在北方的天空上看见你的名字
 你是否在翻越那该死的墙壁,维拉
 我的唇是你的奴隶
 我的自由是你口齿张合赋予的权力
 维拉,我不在乎死亡的气息逼近
 请让你的指尖触碰天空
 为我投下有你气息的阴影

维拉,我在波恩的天空下歌唱你
 分裂的边境是我身体的中轴线
 我躺在德意志的土地上
 身体被撕裂成两半
 请在我昏迷前丢下一个吻吧,维拉
 在黑暗的死亡环境里
 我能嗅到你的气息
 维拉,我在想念你

[责编校对 姜龙霞]

书

★ 高 2024 届文一班 冯之杨

生活是一本神秘的书
 早已写就
 我并非它的作者
 而是芸芸读者中的一个

 每天,我翻开新的一页
 我可否自桎梏重成蝶
 但在无尽的篇章之内

我未曾见希望的光

何者将至? 辉芒
 那我曾溺毙的希望的海洋
 在这黑白交织的世界中
 光给我的书染上了黄

我明白,我终会腐朽
 这本书也会变旧
 但在夺去我的呼吸之前
 可否让我最后一瞥那色彩的源头?

[责编校对 姜龙霞]



我坐在屋顶，放眼山野大雾与夜晚，
同口齿不清的瓦砾大声交谈。
我们谈论诗歌，谈论梦，
谈论春天那恰到好处的零落，
谈论所有心无芥蒂的错过。
直至说到喉咙干渴，
咽下一杯月色。

夜里明亮的是故乡的味道，
邻居在生活煮菜。
烟囱散开的那飘炊烟，
总在夜色中很快便找不见。
像是奶奶埋在针脚里的一小根白线，
更像是稻风吹起的
割谷女擦脸的白色汗绢。

我不由想起正午时割谷女涔着汗的额角，
她的黑眼睛里是一片金黄色的生命。
瓜果蔬菜相互敬礼，麦子和麦子正短暂地
相爱。
花草树木全是一种心情，
最爱歌唱，无话不谈。

风总爱往梦里吹，
我总爱和外公讲枕上荒唐的美梦。
年迈的外公告诉我他的道理：
“如果想去人间到处撒野，
那就大口地吃掉一颗蒲公英。”
外婆原本正翻着皱巴巴的记账本，
听到这里便撇下柴米油盐，也微笑着抬起
头来。
我叠起这些日子，
大抵如同收起向日葵一颗颗饱满的籽粒。

此时此刻，

不成梦的人

★ 高 2025 届历史 1 班 张钊仪



我看见窗户裙裾旁边系着的月光，
不解意的风吹在脸上。
我突然想起，
我还年轻，
我还拥有春天里树叶脉络的健康，
我还拥有日历也翻不尽的日子用来赤诚
地生长。

[责编校对 姜龙霞]



王钰涵诗作三首

★ 高2023届10班 王钰涵

画

用笔勾画了轮廓
 是自己
 然后安静注视
 却显得陌生
 于是再用心打磨
 却越来越奇怪
 那张画被丢进深渊
 无人曾注意过
 接着
 雾将它弥漫
 彻底消失

人生

透过窗户
 看那边
 是一片林子
 看似寂静充实了它
 却不时有栖鸟躁动了树木
 确信它还是那片林子
 没变，一点没变

有一天我终将飞过那里
 飞过痛楚，傲慢
 飞过一切

飞到窗户

坐在窗边
 伴美好夕阳
 回顾曾经
 发出感叹

是啊
 这就是人生

存在

当光穿透叶的一瞬间
 你，出发了
 脚下是停滞的河流
 头上的天空深邃

百灵鸟的趣味
 你也拥有
 所以才如它般出走
 不同于候鸟
 你永远带着最美的歌喉

多么盛大的表演
 在冬至前留下了一道不可
 不可抹去的弧线

你留在了空气中
 被濡养的脑海中

[责编校对 姜龙霞]



致好

★ 高2023届2班 陈长道

(一)

那一夜,我未遂的梦想
是带你去看灯光下的枸果
看那棵漆黑一片的树
燃着几点红莓般热烈的火光

而此刻,我只想坐在窗下、银杏树旁
——在你身旁
陪你看白果落满地面
像看那晚揉碎的月光
今早俨然已结成了霜

(二)

阳光落在九月晚上
桂花树旁、桂花树根上
仿佛星星落了一地
落到了桂花香上

便掬一捧花香
撒到你身旁

原来
是罡风吹落了夕阳
阳光落满两个人的晚上

(三)

你和太阳一起下落
落到山腰间
成了枣红色

[责编校对 姜龙霞]

残夏

★ 高2024届文五班 孙祎轩

夏色似乎黯淡了,
可它总伴着别离。

分别的间隔,
随着长大,
一点点压缩。

夏啊,夏啊,
你是残夏。
倦于去重识你,
懒于整装重发。

让思绪随着残夏去吧,
又是一程。

莫奈的梦

莫奈做了一个梦,
他没有讲给任何人。

《睡莲》的水波里浮着他的梦,
他将普通的颜色变得神秘。
《日出》的薄曦间穿梭着他的梦,
他将寻常的景致创的非凡。

他在试着讲给我,
在属于他的印象里,
我也许还不懂,
多么渴望做一场莫奈的梦。

[责编校对 姜龙霞]



望

★ 高 2024 届文一班 马子轩

落霞红晕散去，
夜幕缓缓垂下，
俯瞰片片尽暗，
仰望烁烁辉光，
黑暗中仍有光亮，
秋风里亦有回响。

明月挥舞着衣袖，
星河在周围摇曳，
月躬身舀水，
星随盆迎上，
月卧洗银丝，

星点缀其间，
明月舒展着衣袖，
起，出，收，合……
星河在周围荡漾，
点，匀，转，散……

星与月转着，舞着，
飘荡下于西边小山，
星与月仍念念不忘，
誓言早已约定成章，
隔日再会舀水，点缀，
另日后会转着，舞着。

“我所能想到的浪漫，
都与月亮相关。”

[责编校对 姜龙霞]

破茧成蝶

★ 高 2025 届物理 3 班 屈靖琪

窗外灯光明暗不一
是黑夜中独添仅有的明丽
恍惚间
他们又变换成遥远的星芒
靠着窗
思索今日的一番言语
似乎完美至极
却又满处破漏
以至所见到的
无处藏匿的心悸与叹息

不再是那熟悉的模样

时间在地点的罅隙里穿梭
耳边的宁静中填补了无数呼吸
以及携光而至的字影飞向高空
像一片庄重神圣的经文
在无声中吟诵
而遇佛旁的光芒便悄然无踪

是否 今日又仿佛梦回旧时
可无处不扩散的陌生
包裹自己 结茧却未成蝶
若有一日冲破桎梏
那便以月华为裳
朝阳为饰
春风为情
秋雨为幕
镌刻绝美身影
在人间清欢

[责编校对 姜龙霞]



深城高楼尽白袍!

西安疫情有感

★ 高2025届历史5班 方梓冲

十二月二十二日

2022年初，西安疫情形势严峻，作此二章，以盼疫情早日结束，也盼遭罪的网课早日结束……

高卧青春苦未销，
三年无由醉今朝。
可恨长安尚未了，

临江仙·一月四日

孤望霜州落西寒，月夜北风吹弹。
流光千杯何处见？
车水不轻现，清稀人影宴。
城南多变心不撼，犹是当年武汉。
半颜白衣多苦难，离别尽千万，
何日再聚欢！

注：2022年一月左右西安疫情之下所写，正值当初三网课关键时刻，第一首诗“无由醉今朝”不是真醉，而是网课不能松懈，第二首“半颜”指戴口罩的人，遮住半张脸。

[责编校对 姜龙霞]

梦想

★ 高2025届物理10班 张亦涵

是清晨的露珠，
还在寒气里闪烁；
是春日的沉蝉，
还在泥土里安睡。
往日逝去的一切，
如星辰破碎，
重新凝结，
指引方向。

暗夜里的微光，
是大地的救赎。
迷雾所掩盖的，
又是否心向往之？

雄鹰掠过沙丘，
驼铃却暗暗响起。
远在天边的绿洲，
可否予我一丝希冀？

当白昼交替，
星光乍现。
我没有雄鹰的双翅，
却有着沙舟的倔强。

当寒气散去，
盛夏如故。
愿天边梦的彩霞，
予我一片心的归宿。

予君书

未曾予善何谈恶？
碾指扬尘灰世间。
血染双手戮如故，
明月清风两相依。

[责编校对 姜龙霞]



记梦

※ 高 2022 届理 11 班 窦希玥

今天做了个很怪的梦，梦见了唐僧，孙悟空和观世音。

悟空与长老被贬入凡尘，而对于他师徒二人来说最重要的宝物仍留在天庭。但奇怪的是，两人竟都忘了那最重要的宝物究竟是何物了，也忘记了被贬下凡的原因。

天庭宽出严进，每年只有蟠桃宴时，守卫天门的四大天王才会放下警戒，前去赴宴，想要取回宝物，必须抓住此时的机遇。

悟空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于是决定乔装成观音，带着师父混入会场以偷回宝物。

瑶池口，一位丰姿英伟，相貌轩昂，唇红齿白的僧人缓步踏入蟠桃宴会场，原本觥筹交错，欢笑不断的聚会突然寂静了一瞬，转而响起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这不是唐僧吗！”太白金星惊异道，十分不解。

“他怎么还敢穿着观世音菩萨赐给他的袈裟？”李天王语调中充满愤怒与疑惑。

“该死，他是怎么进来的！”增长天王心中暗骂，正在担心自己是否会因为疏忽职守而受罚。

在场的仙人无不交头接耳，窃窃私议，眉头紧皱，面露不解。

随后，一道身影的出现使会场重归宁静，正是乔装打扮成观世音的孙悟空。

“诶呦，菩萨您怎么大驾光临了？”谄媚的话语不知从哪个神仙嘴里说出。悟空只是不言，也无人敢再问下去，更无人再讨论为何罪人唐三藏可以与他一同出现在蟠桃宴。四大天王紧皱的眉头竟也舒展开来，李天王也喃喃自语：“我就说为什么三藏法师穿着那件袈裟呢，原是菩萨带他来的。”

悟空身旁立刻有众多神仙围住，询问他的各种需求。另有神仙提出建议“小仙看菩萨今日出行竟未

梳妆，不如由我等姐妹代劳？”说话人正是玉帝之女。此议一经提出，便有无数神仙符合赞同。悟空无奈之下，只得同意，暂且按下性子，任众位仙女在自己脸上作弄。静待可以取回那忘记了的重要宝物的时机。

唐僧这边是如何心焦暂且不提，悟空这急性子坐在椅上，更是难安。不仅是身处敌营的紧张带来的不安，悟空心中另有一股不好的预感，如蛇般围绕在心头。悟空知道，神仙的第六感很准，于是内心更加焦急。纵然心急如焚，为了不漏出破绽，悟空也只好强作镇定，垂目静坐，不发一言。

悟空内心的鼓噪混着外界的欢笑逐渐攀升，在到达极点时，骤然坠落。

会场第三次寂静一片。悟空的心也渐渐冷了下来。

那个神态庄严雍容，头戴宝冠，身披天衣的慈悲菩萨出现在了瑶池口。相较于“假菩萨”这位救苦救难观世音气质显得更加空灵，此时不需多言，真假立辨。悟空顶着一张一模一样的勾了红唇，抹了脂粉的脸，难看的笑了。假的就是假的，无论如何打扮都变成真的。绝望从悟空的眼底如潮水般涌起。

不用菩萨多说，自有神上前按住了唐僧，四大天王无疑冲的最为积极。却无人敢触那大闹天宫孙大圣的眉头。悟空自知不敌菩萨，回身便逃，暗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阴暗房间的角落，浅浅的呼吸声是唯一的背景音。一双火眼如明星，在黑暗中不住闪烁。躲藏在这里的，正是那罪人孙悟空。他潜伏在黑暗中，如猎人又似猎物，紧绷着每一根神经，观察着风吹草动。缓缓脚步声自走廊尽头响起，悟空眼神一凝，小心地屏住呼吸。脚步声愈发近了起来，停在了悟空躲藏房间的门口。

“不好，真的被发现了！”悟空在继续换地方躲藏



和奋起反抗间犹豫了一瞬,最后腾起了筋斗云,逃去了远方。留在原地的菩萨嘴角含笑,并不急着去追,仿佛有把握这猴头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他袖中,紧箍儿在嗡嗡作响,朝着悟空离去的方向颤动。

“这活该一世无夫的菩萨,怎的尽找俺老孙的麻烦!看如今我逃往北极,他定捉我不到!”悟空驾着筋斗云,边逃边骂。

寒风冽冽的北极大地上,白茫茫一片杳无人烟,唯有雪花在这极寒的地狱欢欣飞舞。菩萨随着紧箍儿的指引到了这片荒芜的大陆,玉净瓶中的杨柳枝都因为这寒气显得无精打采,这一望无际的冰原上却完全不见悟空的身影。“怎会如此?这猴头分明心中凡尘未除,紧箍儿对此等凡尘感应最为灵敏,绝无找不到他的道理。”菩萨只得细细感受紧箍儿,欲寻得悟空的具体位置。

厚厚的冰层之下,悟空念了避水诀,躲在了一片汪洋中。游过的巨鲸微虾,视他若无睹,洋流的声音奇迹般安抚了悟空烦躁不安的心,他在寒冷刺骨的北冰洋中,不知怎得想起了许久未曾想起的四季如春的花果山。

他想起了虫鸟花鱼自由嬉戏的花果山,那个他出生的地方,那个他成长的地方,他的故乡,他的国土,而如今再未见过的土地。神仙是不该有故土的,他们或在天庭,或在极乐西土,居住于其上,心却无处栖息。

唐僧的故土是逝去的盛世大唐,悟空的故土是未经战火的花果山。他们被贬入凡尘,只因想找到自己的故土,却未想,入了凡尘,也找不到自己曾经的家。

突然间,悟空想起了那件最重要的宝物是什么。“我为何一直在逃呢?我为何不敢直面观音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会是我想的想法吗?”

遥远仙殿中,层层祥云缭绕着万道铁索,而那铁索所禁锢着的,正是大圣和唐僧的宝物。那宝物团成拳头大小的球,发着蓝莹莹的微光,可怜的蜷缩在铁索之中。突然,一团蓝光开始疯狂的闪动起来,它左突右进,迅猛地在这铁链围成的方寸之地腾挪冲撞。它冲击铁链,铁链也跟着颤抖。空旷的仙殿嗡嗡作响,响声渐强,更强,再更强!电光火石间,那团蓝光飞出重围,如流星般坠入远方。

悟空感到了一阵莫名力量的支持,他脑中迷雾渐渐散去了。显露出来的,是花果山,是斜月三星洞,是巍巍五指山。那天上神国所没有并也不允许师徒二人拥有的,是“根基”,是“支柱”,是支撑着这些成功“仙士”走到现在的或好或坏的从前。九重天之上,

神们没有从前,他们的一切,无论现在未来,无疑都归属天庭。神仙是无根之木,天庭是汪洋世界中他们唯一可以攀附的树。自是不敢闯,不敢拼。

猴儿眼角某名泛出湿意,为之前产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自己,更是为了永远也回不去的从前。泪珠滚落,他的痛苦融入了汪洋。

“现在,该好好地闹一场了。”大圣掏出金箍棒,用万钧之力,砸向了冰层。

后记:做了个关于儿时偶像的梦,却不知怎么想起了西中。在西中经历的,偶尔有痛苦,大多是欢乐。但在梦中,所有的神都抛弃了过去,可正是过去或好或坏的经历构成了现在的自己。悟空打破冰层,执意寻找自己的过去,同样,西安中学以她的博大塑成了现在的我。遗憾的是,即使回到西中,这一砖一瓦,也不再是属于我的一砖一瓦。我的西中,最终也只能停留在记忆中,难以找寻,却终将成为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责编校对 姜龙霞]





苏格拉底睁开双眼，强光不断刺激着他的眼睛，他挣扎着睁开双眼，入眼的是正当午的太阳，炽热地跳动着，白云一丝不挂，横列在空中，他缓缓撑着身体坐起，却讶异地发现自己处于一片山林之中，微风拂过，满天松涛声寂然，似乎已是正午，他看向四周，如天的高树，紧紧把自己包围，仅仅留了一个圆形的天空，苏格拉底内心惊讶：这里就是冥府吗？竟然一点都不像我所生活的雅典城邦。

苏格拉底环顾四周，发现前方有一条小小的幽径，带着好奇与疑惑，他向前走去，小径幽深而漫长，他不知走了多久，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水流声，顺着水流声，苏格拉底慢慢走着，豁然开朗，眼前正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然后是一座横跨大河的桥，他慢慢走着，倚着桥边，看着桥下不息的水流，一时间走了神。再回过神来，却突然发现刚刚经过桥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位带着斗笠的老者，老者仙风道骨，面容如初升之月，翩翩有神仙之态，苏格拉底兴奋地走上前去，说道：“看来我生前对死亡的练习并不是无用功，我的灵魂果然脱离了肉体的束缚，被神明引渡到了这片新的世界里。老者烦请向我介绍一下这个世界”

老者便是庄子，他面不改色，缓缓睁眼，“练习死亡，何解？”

苏格拉底面色不悦：“吾认为一个人死亡后，消逝的只会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灵魂是不会死去的，但是灵魂到底是停留在肉体之中还是被神明所指引，前往无忧无虑的幸福之国呢，这就取决于一个人对

死亡的练习。”见庄子面露思索之色，苏格拉底一顿，继续道：“我的一生不断练习死亡，让我的灵魂不只屈居于我的肉体，它与日月争辉，与宇宙同在，因此我的灵魂远离了我的肉体，这样神明召唤我前往死亡的时候，我的灵魂才成功离开了我的肉体，最终前往到了这个群贤毕至的世界之中。”

庄子听完后，轻轻一笑，“善”，“你的理论确有几分趣味，吾见你的一生都向死亡努力，却是落了下乘”，庄子缓缓道：“死亡本就是一件自然的事，追求死亡，荒唐罢了。”

庄子见苏格拉底不吭声，摇了摇头：“死亡是必然的，每个人活在世上都避不开死亡，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死亡而在生活中练习死亡，只要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可以知晓自己到时候究竟是什么结局。”

苏格拉底张口欲辩，却又低下眉头，沉思良久后：“想请教您对于死亡的看法。”

庄子正正衣袖：“死亡是具有必然性的，没有哪个生命可以做到长生不老。生死犹如日月交替，四季轮回，是自然化的一个过程。同时，人的一生为着生计奔波劳累，死亡可以说是对肉体的

解脱，让人可以得到解放，得到安宁。死亡并不可怕，反而充满着美好。”

苏格拉底哂笑“假如您在生前都不去追求死后的世界的话，那死后的生活又怎会美好呢？”

庄子笑咪咪，缓缓道：“人一旦死了，上没有国君的统治，下没有官吏的管辖，也没有四季的操劳，从容安逸地把天地的长久看作自己的年岁，即使南面为王的快乐，也不能超过这种自由自在的乐趣。”





“这您就狭隘了”，“在我看来，人死后肉体会两种结局，一种就是束缚于灵魂之中，仿佛长眠一般，另一种才是您刚才所说的遨游于新的世界，无忧无虑，还可以终日与群贤探讨问题。您又如何保证自己的灵魂便可以脱离您这幅肉体的束缚呢？也许您的灵魂将被永远束缚于您的肉体凡胎之中呢？”

“人的灵魂之奥妙在我看来有两种去处。对于凡夫俗子而言，一生为了生活四处奔波，并未有过对自身精神的升华，这样的灵魂自会从何而来从何而去。但是假若对自己的灵魂加以锤炼，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升华，那么自然可以做到灵魂不散，自如得活在这世界之中。”庄子的声音打破短暂的寂静。

苏格拉底兴奋的说：“正是，正是，我所说的体验死亡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所说的都是通过不断思考来获得真理的过程啊。”

两人相视一笑，都认为自己找到了知己

但随后苏格拉底又问：“我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假如想要得到锻炼，对他人道德的奉献和影响是必不可少的。您认为一个人能对他人的生死做出多大的贡献呢？”

庄子不解：“人活一世，何必在乎他人，隐居一方，活好自己不已经够了么。”

苏格拉底自言自语道：“我的一生有为了引导他人的道德规范，引导社会的道德素养而努力。我的一生之中从未有过使城邦蒙受损失的举动，也从来没有违背国家的法律条文。在日常交往行为中，我从未做过损人利己或陷人于不义的事，我甚至还劝导别人也这样做。我引导了很多青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观念，我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身边的青年和人们可以变得更加优秀，我愿意为了这些而付出。哪怕身陷囹圄之际，我依然恪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不向法官献媚；即使死期将至，我仍然打算逃生。我觉得，逃跑行为违背了我与城邦间，我和人民之间，我和我的道德之间业已达成的协议，假如我真的逃生了，那这就是极不道德极不光彩的。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一生中引导了他人的道德取向，我为他人的生死做出了我自己的贡献。”

庄子面露疑惑，淡淡地说道：“这世间如今大乱，诸侯纷争，民不聊生，统治者昏庸无度，人民只能顾

起自己的温饱，又何必精力关注自己的道德呢，我并不认为如今的世界之中要考虑人民的道德问题。”

苏格拉底沉声，“错了，错了，老人家您错了，假如因为这世间的客观条件就放弃了民众，放弃了对他们道德上的援助，这岂不是很无情，这样做你自己的精神又能高尚到哪里去呢？”

庄子道：“本身人各有命，顺其发展变好，何必插手，任其自然本就是最好的选择。”

苏格拉底追问：“假如您犯了城邦法律，将被处死，但其实您无罪，是被故意判处死刑的，您会选择逃生还是赴死呢？”

庄子言：“我不悦生，不悦死，活在这世间，不归城邦所管控，何来处死一说，我的肉体应当摆脱束缚时，自会摆脱，这跟我的个人意愿完全无关。”

苏格拉底步步紧逼：“我们是不一样的，我的一生向死而生，我愿意为了维护城邦的法律从而慷慨赴死，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做法是对的，我从公众道德的角度维护了法律，我对真理的思考，我对死亡的练习，我对精神的锻炼，最终使我的灵魂达到了升华，从而神灵将我引渡到了这片美好的世界中，不是吗？事实证明，我的做法确实是对的。”

庄子哈哈大笑，“这才不是死后的世界呢，这就是我生活的世界，是我的逍遥之境，你还并没有死，你以为你的做法就是对的吗？很多事情是你没办法影响的，如今这世界，难道仅凭你一人就能改变这乱世？你遵守了法律别人就会遵守，不要再做梦了，你压根还不知道自己死后到底能不能得到你所说的神明的眷顾，不要再说大话了，真正灵魂的升华应当是对精神的思考，顺其自然，不要喜好死亡，也不要喜好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灵魂究竟是摆脱肉体还是继续被束缚，自有答案，何必自以为伟大，你所有做的事换种说法难道不是对自己的感动吗？实际上压根没有用！”

庄子最后一个字说出后，苏格拉底只觉得眼前一黑，难道自己所坚持的是错误的吗？难道自己真得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了吗？难道自己坚持的道德主义其实是错误的吗？自己的死亡到底能给人民带来什么？自己这一生究竟有没有追寻到真理？自己死后到底灵魂会不会被神明所认可，无数的疑问让苏



安珂监狱

▲ 朱妮娅

卷1

照片里是一片深棕橘黄的色彩，映着晚上八九点的夕阳，相纸上反射的光刚好遮蔽了照片画面核心的图像。傅冠霖没有伸手去取照片或者拉起窗帘的意思，只是静静等光线挪开，等画面上的人像一点点清晰起来。

那是一个背着书包的青白色人影，在画面中占到的部分不大，但仍是有些比例失调，仿佛深棕色的栅栏和橘黄色的教学楼太小，而人影又太大了一些。

有人敲门，敲门声含蓄而节制。傅冠霖闭上眼，办公桌上的照片瞬息融入桌面，消失不见。

门被轻轻推开，是他的特助吕俊一。“教父，”吕俊一简要说明情况，“写手们已经到齐了，在等您。”

傅冠霖起身往出走，吕俊一恰到好处地用手背抵住门，迎他出去，再小心将门合拢，快步跟上。

走廊里响起两个人沉闷的脚步声，傅冠霖和吕俊一步速快但并不夸张，他们体重都不大，但个子很高，单是这两个人走在安珂监狱的行政楼走廊里，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如果旁边有经过的狱警或其他工作人员，则显出了这二人身高的独特——即使是狱中身形庞大的囚犯，见到他们也必须微微地仰头。

傅冠霖和吕俊一走过了档案室，碰巧档案室的管理员许思颖正抱着厚厚一摞资料一脚蹬开门往出

走。被蹬开的门呼啸向右打去，被吕俊一稳稳扶住，卡回了30°角的位置，而傅冠霖几乎是没停，继续朝前走。

被30°角夹在门与之间的许思颖大气也不敢出一声，惊惶地看着监狱长和特别行政助理走过，这两个高大的身影闪过门口的时间不超过1秒，却让瘦小的许思颖僵了七八分钟才松动胳膊腿继续她的报送工作。

行政长廊串联四座办公楼，呈U形，从监狱长办公室到信息中心顶楼的加密会议室，普通职员步行需要20分钟，即使是傅冠霖和吕俊一这样的人，也要15分钟才能走到。但傅冠霖从来没有考虑过更换监狱长办公室的位置，也从来不启用任何代步工具，虽然他允许并建议员工使用直板电动车或充电滑轮鞋。员工们一开始是遵从监狱长的建议，为提高效率而使用代步工具，但很快大家就发现监狱长和特助从来都只步行，这两个高大严肃的男人永远以稳健的步行保持某种庄重，这种庄重的气势逐渐压制了整座监狱，所有人都默默地放弃了电动设备，从宿舍到食堂，从操场到仓库，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不论多远，员工们都效仿监狱长步行。

所以在安珂监狱，虽然有跑操时的口号声，演播厅宣讲时隐隐渗出的麦克风的声，仓库和后厨装

格拉底头痛欲裂，他呆呆着向前走，却没有发觉身后的一切都在慢慢变淡，逐渐消失……

再次睁眼的时候，苏格拉底眼前是那一杯毒酒，他晃晃脑袋，无数的私语席卷了他的头脑，他苦涩一笑：“刚刚只是一场梦么？”但苏格拉底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仙风道骨的老者的话语——你以为自己的努力有用吗，你以为城邦会因为你一个人而改变吗，你

以为别人会因为你的教导从而跟你一样慷慨赴死吗，你以为努力了死后就真的可以灵魂被摆渡了吗……

苏格拉底闭上了眼睛，酒杯骨碌碌地滚到地上，残存的猩红液体挂在杯壁上，缓缓滑落，浸湿了地毯。昏暗灯光将他的背影拉的很长，孤独而寂寞。

[责编校对 姜龙霞]



卸货物时包裹触地的撞击声，人们低声交谈的嗡嗡声，因为没有电动车滑轮鞋摩擦地面的噪声，依旧保持着某种肃穆。

到了走廊尽头的信息中心楼，傅冠霖停了下来，吕俊一也随即停下看着他的长官。

“写手们是坐电梯去的会议室？”傅冠霖看了一眼他从来不进的电梯。

“是的。”吕俊一回答，然后从容按亮电梯上行按钮：“您今天不走楼梯了么？”

电梯门打开，傅冠霖走进去，吕俊一跟上。

门沉重地合拢。

卷 2

今天气温 8 到 13℃，对于刚刚结束盛夏酷暑的犯人们来说，降温来得太猛烈了，一时间难以适应，很多人都咳嗽打喷嚏，医务室里开药的排起了长队。虽然大多数就诊的犯人都是因降温受凉而感冒，但狱医袁凯晟还是仔细地询问每一名患者的身体情况——他一直是个兢兢业业的职员，做事情按部就班，该走的程序一步也不能省。

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袁凯晟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继续不紧不慢地写处方。他并不觉得工作超时有什么不好，可能许多人会觉得下班之后还在义务加班有点亏，但袁凯晟并不计较这些，只是他天然对时间很敏感，到了六点钟，就会下意识地看表。

最后一名就诊的，是狱警彭俊杉，他注意到了袁凯晟瞄一眼挂钟的细节，犹豫了一下，轻声说：“大夫，要么明天我再来？”

“不必，稍等。”袁凯晟调出来彭俊杉的就诊资料，仔细看过后，给他开了一些中成药，顺便问道：“稳心颗粒喝完了吗？”

“嗯，挺有效的，还说再来开一个疗程。”

“不是处方药，网购也可以的。下次买无糖版，贵一点，但是不干扰血糖。”

彭俊杉点点头：“我血糖还好。”

袁凯晟笑道：“我是怕以后会不好——每天都能看见你在奶茶店门口排队。”

彭俊杉恍然大悟：“哦，那是替他们捎的。”停了几秒钟，又补充道：“他们也不是天天喝，就是……今天这个要，明天那个要……”

袁凯晟摇摇头：“你对犯人也太纵容了，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去排队？”

看到彭俊杉又正色欲解释，袁凯晟举手示意他不必说，把方子递给他，颇为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他们年纪不大，但是脑子转得比你我都快，你工作方面要谨慎点。”

彭俊杉嗯了一声，起身去取药了。

袁凯晟整理好白大褂，换上便装出来的时候，看见彭俊杉正站在药房窗口和配药师宁宇佳聊天，走廊的挂钟已经指向了七点半。袁凯晟叹了口气，转身走另一个门了，出门时还能听见彭俊杉边笑边咳嗽的声音。

经过操场时，袁凯晟照旧要去快走几圈，原先他有慢跑的习惯，后来膝盖受伤，不得不把运动量降下来，就改成走路。操场上是这周负责清扫工作的几个犯人在劳动，看到袁凯晟，都主动打招呼，袁凯晟也一一问好，无意中，看到了一名年轻的犯人夹在众人之中也敷衍着向他点头问好。

袁凯晟有点疑惑，印象中没见过这个孩子啊……今天是周六，前五天值日的都是雷士琛他们几个，这个是啥时候安排到操场上来的呢？

走了一圈了，袁凯晟越想越觉得陌生，负责操场





卫生的一直是f区的犯人,每次十二人,共分8组,每两个月都会有一周是雷士琛这一组来操场清扫,袁凯晟已经见过雷士琛他们四次,对其他小组成员也并不陌生,但确实不记得这个皮肤白皙的年轻人。

走到第三圈,经过年轻人身边时,袁凯晟特意看了他一眼,但只看到背影。这小子举止古怪,看起来像是一边装模作样地扫地,一边瞭望百米开外的行政楼,看他视线方向,应该是行政楼较高的楼层。

他为什么一直盯着监狱长的办公室窗户?

第3章

吕俊一推开会议室的大门,喧闹声袭面而来,傅冠霖禁不住皱眉,定睛一看,一众穿得五彩斑斓的写手,正在玩活人桌面保龄球。

双腿伸得笔直坐在大会议桌上充当保龄球的,是傅冠霖重金从其他教父手下挖来的写手丰伽澍。

在他身后用冲刺助力推“保龄球”的是与他合作最久的写手涂天剑。

“保龄球”尖叫着从桌面上飞速滑过,直接撞向守在桌子另一头的三个人体木瓶——这三个连声大笑滚在地上的“瓶子”分别是写手尾崎芬,写手齐鹏远,写手具朔。

第一个发现傅冠霖已经进来的是涂天剑,他推完丰伽澍之后就看见了门口那两个高大的身影,欢谑到抽搐的表情立即僵住,面部呈现出诡异的惊悚加谄媚。

第二个看到教父已经进入会议室的是尾崎芬,她身量小,倒地后很快就敏捷地翻身起来,一起来就僵住——还好,她僵得很正常。

剩下的丰伽澍、齐鹏远、具朔浑然不觉,依旧尖声大笑在地上扭成一团。

“各位写手,请就座。”吕俊一冰冷的声音响起。

空气骤然凝结,隐约还能听到丰伽澍来不及收回去的那声“哈哈哈哈哈”。

于是陆续入座,最后一个爬起来的具朔也努力保持优雅的动作拉开椅子坐了进去。

“今天要和各位谈的是大故事线重构问题。”傅冠霖直接进入主题,写手们一边严肃地听着一边小心地整理各自混乱不堪的刘海。

“教父,是原先的故事设定出了什么问题吗?”涂天剑问,他已经悄无声息地收拾好自己的西装领带,似乎方才完全没有发生过活人桌面保龄球游戏的事情。

傅冠霖目光转向涂天剑:“并不,你之前做的很好。购买孤胆英雄越狱的顾客对你的设计很满意,程序员那边配合起来也没有难度,只是——”

“这一次买家是 大手笔,他希望看到的是集体越狱。”

尾崎芬此时也恢复了文静可爱的模样:“那之前购买独体角色的顾客……我们怎么向人家解释?”

“我们不更改原来的角色设定。”傅冠霖冷冷地说,“我们只提供更丰富的免费体验。”

吕俊一补充解释道:“推广部门会逐一和老顾客对接,顾客确认后,我们就把已运行的角色编写到集体越狱的故事线里。”

写手们交换了一下眼色,点头示意可以操作。

傅冠霖把目光转向丰伽澍。丰伽澍正在低头玩手机。

“丰老师。”吕俊一提醒丰伽澍注意会议纪律。

丰伽澍慌忙抬头应声:“是是,我听着呢。”

傅冠霖看着他说:“初次合作,想听一下丰老师的意见。”

丰伽澍赶紧坐端,朗声道:“没有问题,待会儿我拿到角色资料包就开工。客户有什么具体要求么?”

傅冠霖看了丰伽澍几秒钟,似乎仍是很不适应丰伽澍这种大大咧咧的行事举止风格,但依旧很有礼貌地回答:“客户要求完成预定剧情后,删除所有代码,不留备份。”

写手们都抬起头,有些诧异。

在安珂监狱消费,购买角色,购买剧情,都是不菲的价格,而市场默认故事线一旦建成,版权以及相关角色代码的信息,全部属于教父,如果要连版权和代码信息包一起购买,只怕买家会被价格吓到吐血。

但这一次的买家,不但斥巨资买下了集体越狱的大故事线,还要连同版权和信息包一起拿下……

不善于计算的写手们脑子里面飞速地打浆糊:“1亿?还是……2亿?……”

丰伽澍看了一圈会议桌旁的人,发现大家表情



凝重,很是不解:

“这不很正常么?就好比古代青楼头牌起拍梳拢,看上她的豪门巨富就会连这个人一起买了,就不光梳拢,顺便赎身……”

吕俊一很想找个什么东西塞住丰伽澍的嘴,但长期以来跟随傅冠霖做事让他无法轻易做出不符合礼节的事情。其他写手惊愕地看着丰伽澍滔滔不绝讲述古代青楼史,也不知道如何阻止,也不打算真的阻止。

傅冠霖饶有兴致地听了一会儿,等丰伽澍说完,跟了一句:

“所以,重点是,买家在乎。”

丰伽澍一拍桌子:“对嘛!买家非要花的钱,就是我们必须挣的钱!开工吧!”

傅冠霖点点头:“开工。”

卷4

唐荷月是在一周前注意到f区犯人中多了一个白皙少年。当时他坐在医疗站门口,说是等同宿舍的狱友。唐荷月对他没印象,回到办公室顺手打开电脑查了f区的资料——

没有这个人。

也有可能是资料没有上传到医疗站的空间?

这解释无法说服唐荷月,她觉得得和档案室或者人事处联系一下,要不然,犯人病历缺失,也是不小的工作事故。

电话没有打通,唐荷月抬头看了看挂钟,已经下班了,许思颖那家伙,从上大学开始一直是加班狂,不会这么早离岗的,说不定是有其他工作出去了。唐荷月起身换了便装,拎起包出去了。

经过操场时,正遇上锻炼完的袁凯晟。

“前辈。”唐荷月主动上前打招呼。

“站长。”袁凯晟微笑着回礼:“也出来活动一下?”

“没有,路过。”唐荷月笑道,“不过我确实应该向您学习,坚持运动。”

打扫完卫生的雷士琛小组推着清洁车经过,向他们问好:“站长好,袁大夫好。”

唐荷月和袁凯晟回礼时,都不约而同地多看了

那个白皙少年一眼。

白皙少年注意到了站长和医生的目光,但只是回望了唐荷月片刻。在行进过程中对一个人的回望一般不会太久,但少年的凝望显然太久了,连旁边的犯人都开始狐疑地瞅着他。

待他们远去了,袁凯晟问:

“站长对这个新来的孩子有印象么?”

唐荷月好奇地看着袁凯晟:“前辈也注意到那个新犯人了?咱们站里没有他的资料。”

袁凯晟愈发奇怪了:“人事处没上传么?”

“哦,我以为是问档案室,还打电话来着。”唐荷月恍然大悟:“还是缺乏经验了,以后得先问过您才好。”

袁凯晟微笑道:“刚来都这样。业务熟练得一段时间呢。”停了一下又问:“站长和档案室的许思颖是大学同学么?”

“嗯嗯,您怎么知道?”唐荷月笑着连连应声,“我们俩是闺蜜,一直都是。”

“看到你办公桌上的合照。”

唐荷月愈发开心:“早知道我应该让照相馆修一下图。”

袁凯晟也笑了:“哪里需要修图,唐站长和小陈两个,那真是……”

“什么什么?”唐荷月完全放弃了站长该有的稳重,彻底变成了一个渴望得到前辈点评的少女,眼巴巴望着袁凯晟。

袁凯晟想了一想,做出忧心忡忡的表情,说:“真是那种……不太适合在男子监狱工作的女孩子啊——”

唐荷月揣测不出前辈这话的意思,表情有些紧张。

“因为长得太好看了。”袁凯晟摊摊手,一脸无辜。

唐荷月忍不住开心地侧翻一个不易察觉的白眼,嗔怪道:“吓我一跳,前辈真是的……”

正聊得热络,远方奔过来一个长发披肩的女疯子:“唐——荷——月——你——死——哪——儿——去——了”

来者必然是许思颖,法号电光小飞侠,干什么事



儿都快,脾气也急,开门从来不用手,都是上脚蹬。唐荷月来安珂工作不到四个月,目睹过无数次许思颖因踹门险些与同事发生冲突的情形——当然她不知道许思颖踹开的门也曾无数次挡住监狱长和特助的去路。

“安珂这地方就是邪性,说曹操,曹操到。”袁凯晟笑着看许思颖狂奔过来,以及许思颖看到他之后的表情变化——由怒气冲冲转为温柔可爱。

“袁大夫好。”许思颖乖巧地打招呼,“我和唐站长约了饭,先不跟您聊了,再见袁大夫。”

袁凯晟微笑点头,看着唐荷月被电光小飞侠扯走。两个姑娘疯疯癫癫的身影消失在树荫尽头,恍惚间,袁凯晟竟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徐天娇。

十年生死两茫茫了,袁凯晟收敛了思绪,回身往宿舍楼走。

卷5

黄昏时分,是一天当中丰伽澍视力最差的时候,他会看不清楚很多东西,远处的烟囱和大厦,近处的电脑屏幕和盆栽,全都蒙上了一层暗色调的滤镜。丰伽澍很想把这种视力上的缺陷作为身体勒令自己的意志必须休息的法则,但每到眼前一片模糊时,就莫名其妙地陷入伤感。

他拧开藏在书架背后的酒瓶,钻进办公桌下面的狭小空间,偷偷地抿了一口。他当然知道自己完全不必如此,他是教父们争夺的对象,是不同于其他写手的强者,除了天赋异禀的智商和创造能力,他最特别的是拥有自己的代码编写团队,他和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从来没有任何产品出过问题,所以傅冠霖的重金聘请绝不吃亏,因为这钱是用来养活众人马的。

丰伽澍有时候也会想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教父,五大母体已经消融了一个,剩下的四个——安珂监狱、安穆公园、安和医院、安楠工厂,这些园区的教父,看起来都平平无奇。没有人提醒过教父需要创作以外的其他能力,丰伽澍也不认为管理才能有多么重要,他相信自己也可以找到吕俊一这样的人帮他搞定管理园区的任务。

“或者我直接把他撬过来不就行了?”他大声说

出这句话,但自己都不怎么相信。

那半瓶酒已经见底,丰伽澍觉得眼前的一切更加朦胧,他摇摇晃晃地走到窗前,趴在窗户上,无望地朝更远的远方看着。黄昏时分的夕阳诡异地变作青绿色,苍白的天空被映出古怪的色调。这可怖的青白色让丰伽澍想起来很多往事,包括由他参与企划的安息中学的一切。

“弥赛亚,你这会儿在哪儿啊……”丰伽澍坐在飘窗上发呆,“你还活着吗?”

虽然在设计安息中学的过程中丰伽澍和弥赛亚的观点严重冲突,但他依然敬佩弥赛亚的工作能力,他接触过的母体高层人才中,弥赛亚是唯一的全才,设计、编写、运营、管理……都由他一力承担——弥赛亚是那种不放心任何人代办的类型,他对自己的苛刻,也蔓延到了安息中学的整体构思上。关于这一点,最初丰伽澍就提醒过他:“程序自有其变化,迭代自然会发生,不可能一切尽在掌握。”弥赛亚则坚决反对任何代码脱离自己的控制。

现在,安息中学已经成为历史,但安息中学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在,而且在其运营期间,安息中学一直是效益最好的母体,所以很多人的眼睛都盯在这一块蛋糕上,或是为了利益,或是为了个人价值实现,或是像丰伽澍这样,有某种复杂的情愫。

门铃响了,丰伽澍没搭理。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尾崎芬——她带着酒。丰伽澍看了她一眼,说:“你不是不会喝酒么?”

“嗯,”尾崎芬把门关上,低声说,“我替别人来约你喝酒。”

“谁?”

“利未——在安息中学死掉的那个。”

[责编校对 原雪]



老南什么时候来的学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知道，印象中两天没看见他，周末的时候我和先生拿了些水果想送给他，才得知他离职了。

老南跟我不沾亲也不带故，这样说似乎是对的，又好像不对。和老南的相识不过一个多月。疫情期间的四月份，正式开学了，大家进出校门都要测体温并登记。大概这个时候老南发现学校还有个南老师。一天下午，匆匆忙忙测完签字准备离开，他开腔道：“你也姓南？”我误以为他跟我身后的同事说话，眼皮都没抬。他接着道“我也姓南”，我这才意识到他在跟我说话。因为着急上课，我胡乱应付着追赶着同事走了。每天忙于上课忙于赶回家，始终不得空与老南细聊。南姓是小姓，少之又少，以至于从小学到大学到工作单位，我都是独孤一家。小的时候，曾因为和玩伴、同学们不一姓而孤单自卑。

雨天，我从西门口过，老南值班，我问他：“老家是渭南吗？”“不是 dei，乾县就是有乾陵的那个地方。”他补充道。我有点失望，跟我老南家没有关系啊。他接着说：“我们本来姓石不姓南”。我浑身一激灵，天哪，和我们家谱吻合，难道乾县还有一支与我同脉？“我们整个村都姓南，以前村口有一块石碑，大约高十米，什么时候立的不知道，年头久了，看不太清楚，只知道祖先在唐代是石国公，武则天无字碑后面有记载。”无字碑原来是有字的，我有些激动，对老南的村庄和村庄的石碑充满兴趣。我请他帮我写一下具体的地址，他却从口袋摸出身份证任我拍照，出

于对他的保护，我仅拍了有地址的一角，但他的淳朴憨厚和对我的不设防，让我很感动。他答应以后有机会回去帮我拍一张石碑的照片。

这真是意外的重大发现。随即我把同老南的交流和这一角身份证分享到家族群里，父亲和弟弟家都不淡定了。若果真如老南所说，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家族史可以再往前追溯到唐朝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父亲到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家，阅读家谱，祖先的辉煌让他兴奋、荣耀又惊诧。太难以置信！年幼的我们也不敢相信孤单的南家会创造历史，父亲夸大其词了吧！直到近些年家谱以各种版本公开印刷、复印，官方史书、地方志的佐证，我们才信了父亲。

我们族谱开篇记载始祖是明朝先祖南大吉，字瑞泉。家谱由此上溯到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的石守信，就是杯酒释兵权的那个大将。我们这一脉是他弟弟石守能的后代，我属于第十三代玄孙。仅明代，南家一门出了“三尚书十进士”。南氏被誉为“关中铨曹词林世家”、“关中文献世家”。衣冠之盛，蔚为壮观，堪称渭南历史上第一家族。慎终追远，我读过的石守信中学竟然是先祖瑞泉先生所创，我课堂讲过的石守信竟然跟我血脉同宗，若按太史公的纪传体，我们当列为世家不为过的吧。百度上曾有人说石守信的父亲是石敬瑭，我不信，有骨气的祖先怎会是失了名节的儿皇帝？几经考证果然不是，庆幸自己不是石敬瑭遗落民间的十几代的玄孙公主。



此后,我开始关注这个保安,他瘦高,扔到人堆里并不会与众不同,但健康而匀称,典型的关中农人。他总是老远的招呼:“南老师来咧。”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对我热情,后来发现老师们上下班都会收到他笑吟吟的“来咧、回咧”的问候。学生放学他不停的叮咛“叭(把)走读卡看一哈,叭口罩带上呵。”在西门口很少见他坐着,不是在洒扫,就是拿着测温枪。显然他勤快、热情,是个优秀的保安,热爱本职工作,总是精神饱满,在他那里你甚至看不到一点疲惫。一天晚上,我和先生从学校操场锻炼完,途径西门我把先生介

绍给老南,先生亲切的握手,认识了身份证上的老南。自此以后,先生再碰见他时,他都会抬起手招呼说

“先生也来咧!”

“先生”这个词从他的嘴里自然的流淌,没有生涩也不做作,有尊重,但绝没有一点农人的卑微。我还是觉着哪里不对,怪我!我应该接地气的告诉他这是我女婿或者是老公抑或是娃他爸,而不应该顺嘴说这是我家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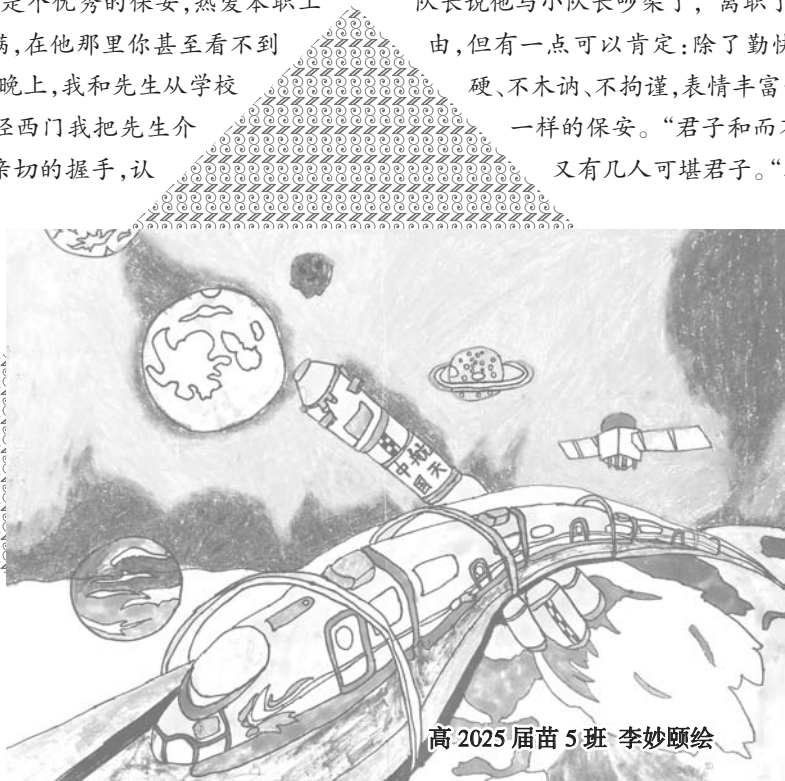
四月底的一天,我急于上课,走到小区门口才意识到没带口罩,情急之下拐进药店却被告知售罄。只好硬着头皮进校门,老南远远的喊我:“南老师,口罩!等一哈(下)”他冲进保安室旋即又冲了出来,递给我一个口罩,“我们这里刚发的,新的”。我没有拒绝,严格讲没有口罩是进不了校门的,也不利于保安工作。又一日,第二次忘记戴口罩,我向保安室求助,保安面无表情地说没有。老南不在,也许保安室真的没有口罩。

我对老南的了解仅限于他身份证上的信息。他家有几口人,学历几何,人生经历了什么一概不知,甚至不曾留电话和微信。他为什么离开学校,我不知道。也许,他尚有父母在堂,不便远游;也许,他得了孙子,含饴弄孙;也许他与老婆团聚,其乐融融;也许他有了更好的去处,也许……每次经过西门,我就会有这样的猜测。偶遇保安队长,忍不住问起老南,队长说他与小队长吵架了,离职了。我没有细问原

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除了勤快,老南随和不生硬、不木讷、不拘谨,表情丰富而生动,他是个不一样的保安。“君子和而不同”但当今社会又有几人可堪君子。“不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时候是糟糕的,甚至是致命的,会被排挤、被非议、被孤立、被打击。摧毁他的

林风绝不认为他是一根秀木,只会被视为异类!老南的离职是意料之外,细想,又是意料之中的

了。时代变迁,南家早已不复世家,子孙们失去大家族的养育与庇护,成为寻常百姓,或耕或读,或工或商,甚至作保安,普通而平凡。但他们的血管里依然流淌承传了祖先的血脉基因,即便是最普通的工作也能尽全力干好,干得不一样!祝福老南,保安这个活不干也罢。



高 2025 届苗 5 班 李妙颐绘

[责编校对 邱海宁]



卢比亚在墙上悲伤地划掉了桑蒂斯的名字。和前十六个人一样，桑蒂斯终于也消失了，连同他所在的岛，而卢比亚依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清醒的还是发了癔症。

三年前，卢比亚看见了第一个人和他的岛。在一个酣眠的午后，卢比亚走出灯塔收取晾晒的衣服，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的心跳停了一拍——在不远处的海里出现了一个岛。卢比亚使劲儿揉了揉眼睛，发现那岛上面还有个人，是个红头发的少年，他灵活得像一只猴子，在一棵茂盛的树上上蹿下跳。等到对方在树上搭建的树屋初具雏形的时候，卢比亚才意识到自己的嘴

一直张开着，掉落在地上的短裤已经被一只螃蟹拽走了。他收回了目光，转身回到灯塔，然后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失眠。

从拥有记忆开始，卢比亚就一人住在小岛的灯塔里，他每天按部就班，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对于寂寞浑然无觉。他习惯了大海的一切，无论是风暴中的怒吼，还是月色下轻柔的叹息，他都能平和悦纳。飞鸟偶然间停落在灯塔上，鱼儿越出海面飞溅起晶莹的水花，缓缓移出视野的越洋轮船以及随着海潮冲上岸的各色不知名物件……凡是能够提醒卢比亚，他的世界与世隔绝的东西，都被他自动忽略了。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和阳光、海水、空气一样的背景，遵从某种莫名的规律，定期出现，却从未真正闯进过主人公的世界。

这个红发少年的出现剧烈冲击了卢比亚的世界观——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人！于是，卢比亚每天都走出去观察他。红发少年精力旺盛，干活的时候十分认真，效率极高。他拿着鱼叉在浅滩扎鱼，不

一会儿功夫就能收获七条马鲛鱼。几天的功夫，他的树屋就已经拥有了密实整齐的草盖。不出一星期，门窗俱全，甚至还有一个用大石块圈成的院子……但是，红发少年从未看向过卢比亚。糟糕极了！卢比亚的心被这个少年完全占有了，他无论做什么脑子里都是这个红发少年忙碌的身影。更糟糕的是，他产生了一个让自己寝食难安的愿望——和红发少年面对面说话。

卢比亚的灯塔上撑起一面鲜艳的旗子——他的红色秋裤（卢比亚又没有跟人打过交道，他当然没有羞耻心咯），旗子飘摇起来，代表着卢比亚不容忽视的热情召唤。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

四五天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大海愤怒地掀起浪花，卢比亚的秋裤被海风撕扯翻搅起来，最终不知所踪。而红发少年也取消了他的一切户外活动。狂风过后，还没来得及调整策略的卢比亚就发现红发少年和他的岛屿消失了。卢比亚以为自己做了个很长的怪梦，迅速收拾了心情，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唯一让他狐疑而放心不下的是，那条红秋裤确实没了。

二十天之后，卢比亚的心弦又被拨动了。在距离上次红发少年的岛屿所在位置稍远的东北方向出现了一个新的岛屿，那上面当然也有一个人。这次卢比亚迅速行动，他放弃了秋裤策略（因为他兜里只有两条秋裤，一条失踪了，这一条自然要留好）。他把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塞在一个以前被海浪拍到岸上来的易拉罐里，向着那个人所在的小岛奋力抛掷出去（这当然是没用的啦）。幸运的是，对方似乎比卢比亚发现自己更早地发现了卢比亚，立即派了一只海





鸥给卢比亚送了一封信。“嗨，我叫玻西，请你来我的岛上做客吧”，卢比亚眼里闪着光，嘴角带笑，迟缓而幸福地念着信上的文字。玻西真是个有意思的人，他的岛屿上可以打羽毛球，有烧烤架，可以开户外派对，玻西还会弹吉他。虽然卢比亚不知道玻西说的都是些什么，但他的头脑中已经有了自己和玻西一起躺在沙滩上，吃烤鱼的画面了。这是卢比亚第一次“想象”到有人陪伴的快乐。可是，要怎么才能去到玻西的岛上呢!!!大海是不可逾越的!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记忆。卢比亚从来没有离开过小岛，也从未有人踏上过他的小岛。卢比亚想给玻西送信问问他，可是他没有驯化海鸥……而玻西自从发出了邀请之后，好像就把这件事忘记了，从此再也没有理睬过卢比亚，然后没过多久，他就像那个红发少年一样——消失了。

后来，又出现过几个岛屿和不同的人。他们中有的很热情，但一点传递消息和渡海的经验都没有，他们要么想要用树枝拼接成高跷，踩着来跨海；要么就是想用一根绳子拴住两棵大树，做成弹射架，企图把自己弹射出去。这些乱七八糟的方法失败后，他们的岛屿过不了多久就消失了。还有的人好像在刻意回避卢比亚，比如，有一个肤色苍白的女人看见卢比亚之后，每天都坐在房子里透过窗户观察他，她的岛屿存在了很久都没有消失。可是那个女人除了凝望之外什么别的行为也没有，卢比亚也就放弃了和她碰面的想法，过了不久她的岛屿也消失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很不错，他们愿意给卢比亚提供一些帮助，比如，有个叫做坎普特的中年男子，为人友善又经验丰富，他不厌其烦地向卢比亚传授了驯化海鸥的方法，但当谈及如何渡海的问题时，坎普特的岛屿一夜之间消失了。

卢比亚严重怀疑自己得了癔症。他开始拼命寻找自己的红秋裤和那个易拉罐，一旦找到它们就意味着这些人和这些岛都没有出现过。他宁愿自己是病了，也不愿意期待这个世界上再出现其他的人了。因为卢比亚没法把这些人当做阳光、大海和空气，他们不断出现，又不断消失，撩拨、挑战、冲击着卢比亚的生活信念感。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开始在墙上做标记。可是这些标记毫

无规律可言，就在卢比亚就快要相信自己的确是疯了的时候，桑蒂斯的岛屿出现了。

桑蒂斯和卢比亚几乎是同时发现彼此的，但他们似乎都经历过许多次岛屿忽然间消失的教训和伤痛，不再贸然行事。一个星期后，卢比亚去收衣服，一只海鸥落在他面前，放下一个小小的包裹之后飞走了。卢比亚打开包裹，发现里面装着一颗果子，并附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请你品尝我这里的好玩意儿。落款是 Sandy。卢比亚捧着那颗色泽透亮、形体圆润的果子端详了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剖开了绿色的果皮，一瞬间，鲜红色的果肉映入眼帘，“真是可爱”卢比亚在心里为这颗小果子鼓掌……每个新出现的岛屿上都拥有着与这里不同的风物，桑蒂斯那里生长着可爱的番石榴（当然咯，卢比亚并不认识）。卢比亚让海鸥传递给桑蒂斯一颗酸角，并附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也请你品尝我这里的好玩意儿，Ruby。第二天卢比亚又收到了海鸥送来包裹和纸条——“瞧我这里的贝壳，Sandy”。这一下，卢比亚彻底闲不下来了，他不停地搜寻、挑选着自己岛上的东西，先后给桑蒂斯送去了海螺、野花、石头、树叶、昆虫，甚至还有一只蜥蜴……生活变得充实，富有惊喜且怀满期待。

终于有一天，卢比亚收到了桑蒂斯的邀请：“请你来我这里做客吧，Sandy”。收到信之后的卢比亚显得焦虑而慌乱，因为刚刚他送出的信里也写着同样的内容。既然我的信已经送出去了，那么，桑蒂斯会想办法的来的。但如果，他不来呢？他的岛屿是不是就会消失？我应该去找桑蒂斯，但……大海是不可逾越的，从来没有人成功过，而桑蒂斯显然比我要更有经验些，我的信也已经送出去了，如果岛屿消失了，也不能全赖我啊，桑蒂斯也得想办法才行。就这样，卢比亚，躺在绳床上放空了自己，他想象着桑蒂斯径直从自己的岛上踏着海水走了过来，不不不，太荒谬了，这怎么可能呢?!还是骑着一条大鱼过来吧，或者是直接跳过来，要不就把自己打包成包裹让海鸥叼过来……嗨，总之，桑蒂斯一定会有他的办法的。一连许多天，卢比亚都没有收到桑蒂斯的信，但他的小岛并没有消失，卢比亚发现桑蒂斯在那边的小岛上忙碌着。他一定是在造一艘船，还是桑蒂斯有办法，



冷静书写后殖民时代的冷暖人生

——从《海边》看最冷门的诺奖获得者古尔纳

▲ 王婧雯

听见海浪的声音,你会想到什么呢?是那幅浮世绘大师北斋笔下的海浪,是橘子海乐队的那首带着海洋气泡感的歌?对于常住海边的人来说,海浪声就是家的声音。

今天我们的故事要从一通电话开始。

2021年,在一个差不多的早晨,作家古尔纳走进厨房,打算给自己泡一壶差不多的茶,这个时候电话响起,电话那头说:“恭喜你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古安纳答到:“Who’s this? What’s that? What do you want? Some kind of prank?”在挂掉电话几分钟后,古尔纳打开直播,正好看见刚刚给自己打电话的那个男人——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走出来,随后宣布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字——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是日本村上春树的家人和支持者们守在电视前等待宣布他

们心中最应该获得诺奖的名字。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曾两次入围布克奖,但都没有获奖,这本《海边》便是其中之一。但这也无所谓了,虽然没能获奖,但古尔纳之后变成了布克奖的评委。什么爽文情节,谢谢,又被爽到。

可是爽文情节并没有延续到《海边》这本书里,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来看一看。在英国机场,一位老人刚下了飞机,此时的他已经做好了被识破,被逮捕的准备。当机场工作人员要求他出示护照的时候,老人沉默不语,因为他听说,作为从非洲来英国的难民,面对这种情况最好就是不要说话,要假装听不懂英语,无论这些英国人怎么骂你,怎么恐吓你,都不要说话,这样就能避免和他们争论,他们看你可怜,没准就不赶你走了,这样就能作为难民顺利进入英

我只需要再等几天,他就会来到这里了,卢比亚自言自语地说服了自己,然后,裹了裹外套回到了灯塔里。这几天海上的天气变了,风越来越硬,浪也越来越大,海舌偶尔发狠腾跃起来,可以舔到灯塔尖。卢比亚希望桑蒂斯的进度能快些,这样他就不用因为担心小岛消失而每天到外面去眺望。桑蒂斯的确是更忙碌了,但船却迟迟没有造好。卢比亚心想,我需要飞信去询问一下么?还是不了吧,桑蒂斯都没有催促我,我不能显得自己在逼迫他。“阿嚏!”卢比亚钻进了被窝,他感冒了,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这该死的天气,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卢比亚掖了掖被子,闭上眼睛,沉沉地睡了一大觉。

等他醒来,风平了,浪也静了,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窗外投进了刺眼的白光。卢比亚穿好衣服,走

了出来,他的视线被一个个圆筒形的小东西吸引了,它从遥远的海面上滚过来,并不随着海浪上下起伏翻滚,而是稳定平直地滚过来,等它滚到跟前的时候,卢比亚还能听到一种与地面摩擦时才会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响,是易拉罐!

海上没有浪,大海结冰了!

桑蒂斯究竟在忙些什么?终究不得而知。总之,在他的小岛消失之前,因为风浪的缘故,卢比亚没有看清楚,但他坚信那是一条船。只要再坚持一下下,我们就能走到冰上见面了,晚年的卢比亚常常悔恨不该睡那一觉。

桑蒂斯是出现的第十七个人,从那以后,卢比亚的岛屿附近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岛屿了。

[责编校对 邱海宁]



国。这招确实管用。老人被允许留在英国,被安排住在一个靠近海边的小镇里。为什么是海边呢?因为负责安排难民住宿的工作人员瑞秋知道老人的家乡就在海边。

桑给巴尔位于东非海岸,主要有两座岛屿组成,总面积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桑给巴尔是一个地理上的小空间,但它沾染世界各地的文化,这使得在文化上它是一个有鲜明的跨国跨文化特征的大空间。就是这样一个小地方,在近 500 年内先后被葡萄牙人、阿拉伯人、德国人、英国人统治或者殖民。压迫、黑奴贩卖、血腥的革命都在这个地方发生过。这里就是书中老人的家乡,一个欧亚非文化交融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在国内外政治斗争下支离破碎的海岛。

老人名叫奥马尔,社会动荡只是他离开家乡的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人际关系。本是远房亲戚的奥马尔一家和舍尔邦一家结下仇恨,两家为了两套房产争斗多年,争斗的结果就是两套房子依然是房子,不悲不喜,不来不去,两个家庭却因此破碎。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流离失所,有人远走他乡,有人死去,也有人活着却失去了活着的希望。1964 年,桑吉巴尔爆发革命,舍尔邦家顺势给奥马尔挂上了非法占有房产的罪名。自此,奥马尔开始了长达 11 年的监禁。监牢里恶劣的生存环境让奥马尔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的状态,经常出现饥饿、便秘、腹泻等病况,甚至有几次奥马尔险些因为疟疾而命丧黄泉。坐牢期间,奥马尔唯一的精神寄托便是自己的一方小家,他曾有机会坐船出逃,逃到海外,但为了自己的妻女,他没有选择独自逃离海外,他想继续接受监禁,直到刑满释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回到家乡,见到自己的妻女。“如果他们知道我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而放弃了他们,我将失去唯一能够珍惜的感情,我的生活将被摧毁。”(《海边》奥马尔)然而,奥马尔所不知道的是,在他关进大牢没多久,家人就因为疾病而意外去世。等他熬完苦行,满心欢喜的期待全家团聚的温馨时刻,他却只能接受孑然一身的残酷现实。

孤身一人的他已经 70 多岁,他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这个充满伤痛回忆的海岛,去往英国。于是就有了刚刚开头提到的故事。年老又身无分文的

奥马尔在英国需要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文化、陌生的人。这样的环境中,也许只有远方的海浪声能给他一些慰藉吧。

由于他一直骗人说自己不会英语,移民局给他找了一个精通斯瓦西里语和英语的大学教授来沟通,但奥马尔发现这个大学教授正是仇家舍尔邦家的儿子。这个时候既是仇家见仇家,又是老乡见老乡,两人上次见面已经是 30 多年前,阴差阳错却又在异乡再次碰面。两个人坐下来有时候会争吵,有的时候会很想说说话,已经分不清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两人都是漂泊异乡的浮萍,在英国唯一能够找到家乡痕迹的地方是在对方身上,两个人都有关于家乡桑给巴尔过往生活的共同记忆,即便那段记忆中是带有仇恨的。

这篇小说在写法上采用的是复调叙事,在英国的此刻和在桑给巴尔的回忆两条叙事线共同推进,但回忆部分也不是一写到底,而是以片段的形式穿插在现实的故事里,读起来会体会到记忆就像海浪一样一阵一阵涌来。《海边》这本书不是古尔纳最知名的作品,但一定是他最成熟、内涵最丰富的著作之一。学者蒋晖评论道:“长篇小说《海浪》称为 21 世纪世界文学中最雄心勃勃的一部作品是一点也不过分。仅仅由于这部作品,古尔纳就值得诺奖评委集体向他致敬。”

要解读这样一部著作,我们可以看看诺奖评委们的评价:“(古尔纳)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小说《海边》中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奥马尔、拉蒂夫,都是从曾经的英国殖民地桑给巴尔来到英国的难民,他们的命运相似而不相同。颁奖词中提到的“殖民主义”、“不同文化”、“不同大陆”、“难民”,这些关键词都能和《海边》里的内容一一对应。这样看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对古尔纳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但作者他本人对此的回应是:“我认为这是瑞典学院想要指出的,对于他们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解释。我当然不会去争辩,我为什么要去争辩呢?但我想说的是,可能我所写的不止这些,或者至少,不只是参与到这些问题当中。这并不是说我不接受瑞典



学院的说法,因为那只是他们试图高亮出的重点。”

在《海边》这部小说中,古尔纳所书写的远不止难民的命运这么简单。古尔纳的书写像一个三棱镜——一篇难民故事,折射出后殖民时代的复杂问题。作为非洲出身的作家,古尔纳并没有像许多前辈一样,重点书写非洲族裔在英国殖民下受到的压榨迫害,或是他们在移民英国后的艰难处境。也可以说这些他都写了,但是他写的不止这些。古尔纳笔下的桑给巴尔和英国,不是刚刚提到的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关系。他观察到英国殖民为桑给巴尔带来苦难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文明和知识。并且桑给巴尔人也有殖民的受益者,在受殖民统治压迫的同时,还有人从中赚到了钱。殖民结束,曾经的施害者又变成了施惠者。英国敞开怀抱接受非洲难民来到英国,古尔纳笔下的奥马尔在英国也见到了对难民持不同态度的英国人:有的对他阻挠,有的则亲密相助。

为什么看上去古尔纳在表现一种对难民摇摆不定的立场呢?古尔纳的写作中包含很多的政治内容——移民、革命、殖民,但我们似乎找不到他明确的政治立场。他没有站在桑给巴尔这边控诉殖民者的罪行,也没有因为自己在英国受益而赞扬英国接受难民的行为。他描绘政治而不评论政治,他脱离于这种宏大的叙事之外而聚焦在个体上。他在描绘文化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描述殖民者自己的故事。在古尔纳笔下,文学因为历史而有了深度,而历史因为文学有了温度,所以他所讲述的故事不仅仅是难民的命运,而是通过书写难民的经历,呈现复杂的历史形态,族群特征乃至深刻的人性。

这是文学的思维,也是文学的使命。

古尔纳的作品触及殖民主义的影响和难民的命

运,既反思历史,又触碰现实,强调历史跟现实的联系。在古尔纳的十部作品中,《天堂》《抛弃》《来世》属于历史题材,讲述的是东非被欧洲列强(主要是德国和英国)殖民和奴役的历史及其给个人成长和群体命运带来的巨变。古尔纳其他作品的主人公则大多像其本人一样是难民身份,他们逃离非洲,到英国去寻找家园,但又必须面对来自白人社会的歧视和压迫,在过去与现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游走,在文化与地域的鸿沟中苦苦寻找自己的位置。

难民问题自然有历史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等这些专门去做研究的学科。相比这些主路或者大道来说,文学就像一条小路,他没有那么严谨工整,但有的时候小路就是能够到达更深的地方。

奥马尔就像一个鲜活的样本,呈现出非洲难民更真实也更具体的境遇,指出现有殖民研究还欠缺的地方。并且,当一个真实的难民形象被呈现出来的时候,无论是对非洲认识自己,还是西方认识非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说到对非洲的作用,就不得不提同样被寄予厚望能拿诺贝尔文学奖但最终没能实现的非洲作家提安哥。在提安哥的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一组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即恶魔般的欧洲殖民者和天使般的非洲被殖民者。所有社会弊病都应该归因于殖民历史。古尔纳对此是批判的。他认为像提安哥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不可取的,因为殖民问题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他表示:“如果不展现出过去的复杂性,就无法理解今天的复杂性。”为非洲争取利益呐喊,可能不如冷静的叙述更加有利。

同样,《海边》对于西方认识非洲更加真实的难民形象也非常重要。发展落后、低人一等或是异域风情等,一直都是西方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当一个真实





这是第二次梦到父亲。
梦中,我们大吵了一架。
因为什么,已然记不得了。

相比上次的梦,昨晚的更清晰,至少父亲的容貌看得真切。

还记得,最开始回忆的时候,最常出现在脑海中的是父亲的走路姿势,双手的纹路,还有他手指习惯性保持的弧度。甚至,他的体温,也在。说话从不避讳提及他,就当什么都不曾改变。

回到单位,回到惯常忙碌琐碎的生活状态时,父亲就很少出现了。但闲暇聊天提到时,我依然会淡然平静地提到他。

我想,这大概就是往后岁月我们相处的方式了——没有亲昵,但也没了争吵。

直到有一天,夜很深了,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没有父亲了。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男人,他要走自己的路了,他不再陪着我了。我才猛然嚎啕大哭,不能自己。所有的黑暗、孤独就那么真切地压下来时,我才清醒意识到他的离开对我而言,意味什么。

是的,从此以后,他可以走自己的路了,不用担心儿女们的考学。

像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我的父亲也希望能在高考的重要时刻,陪在儿女身边。帮他们买买饭,送他们去考场,给他们鼓劲加油……尽己所能地提供帮助。但是,我和哥哥就好像商量好似的,父亲陪伴我们的高考,我们都失利了。后来,父亲也可能没有心劲了,远走打工。可结果是,我们出乎意料地都考上了。后来,我常常拿这件事跟父亲打趣:“就是因为你要前前后后的陪着,我们才有压力,才没能考出好成绩”。父亲也只是笑笑,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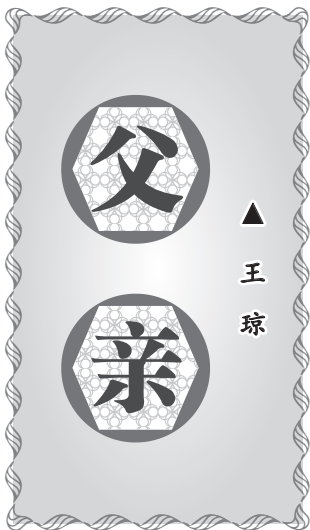
从今以后,他不用再替我们考虑丝毫了。不用疲累、挨饿,不用帮我们安排好一切,不用替我们远走他乡,他可以挺直腰板走自己的路了。

是的,从此以后,他能走自己的路了,不用因为照顾儿子、照顾孙子一直安定不下来,更不用被迫地固定在一方小院子,一米八的大男人却只能围着灶台和书桌转。

大哥38岁的时候,生了二胎,男孩,家里人都很高兴。可我却开始发愁了,因为父亲和母亲又要开始奔波于陕北和三原两地,轮换着照顾孙子和儿子。

儿子也需要照顾,因为儿子一直生病在身,他的饮食起居,需要有人操心。

父母俩人,不管谁去陕北,对三原的家总是忧心



的非洲出现在眼前时,人们反而又会说,非洲才不是这样的。之前提到过的古尔纳入围布克奖而没有获奖,布克奖的评委认为古尔纳“没有表现出有关欧洲殖民的后殖民故事。”意思就是说你写的非洲不够非洲,古尔纳不去制造迎合西方想象的非洲,也不编撰曲折夸张的情节,他就是冷静地讲述这个有点复杂,有点严肃的故事。在古尔纳刚获奖的时候,中国没有任何一本出版古尔纳长篇小说的中译本,可见在此之前,我们真的对这位作家了解的太少了。

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言:“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全球化时代,人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从阅读古

尔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看似遥远但又并不陌生的时空,同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和平、稳定、繁荣对于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阅读古尔纳作品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想引用冯涛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有人把诺贝尔文学奖比作一束光,黑暗中很多人在跳舞,突然有一束光打过去,聚焦在他身上,我们会发现他跳得真棒。实际上他跳的本来就很棒。

[责编校对 邱海宁]



挂念的。当父亲守在家里的时候,他要负责二哥和二哥女儿的一日三餐,还要附带辅导侄女每日的功课。

每次回家,我看到最多的场景便是父亲坐在侄女书桌的侧面,戴着老花镜,看着侄女写作业。

一日三餐、辅导作业,日复一日,一个男人内心要放进多少责任和担当,才会让自己安心于“家”这个方寸之地,才会无怨于一眼望不到头的重复日常、琐碎家务……

他也曾意气风发、志在四方。可是家庭让他放下了所有,丢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梦想。

我不知道父亲走的时候有多少遗憾,他最后的几年一定过得不很畅快,至少换做是我,我是不畅快的。

父亲的离开,没有太多痛苦。谁能说,这不是上天对他的一种补偿呢?从此以后,他能走自己的路了,抛却一切,心无挂碍。

是的,从此以后,他要走自己的路了,不再把自己的喜乐建立在儿女的一举一动上。

大学时,他带二哥来西安看病。结束后,顺便来学校看我。

说起来顺便,其实一点也不顺,从东郊的唐都医院到电视塔的师大,要倒三趟公交,耗时近2小时。

但他来了,因为他心爱的小女儿在西安,所以怎样都是顺的。

我带他们去墨香斋吃午饭,父亲各种为我省,最后只吃了包子和面条,因为便宜又耐饥;我们在校园里转悠,见到同学,我介绍说这是我的父亲。父亲回以羞涩、局促的微笑。

送他走的时候,他问我:“我穿的土里土气,你向同学介绍我是你爸,不觉得丢人吗?装不认识多好!”

我笑笑,不语。

这是我所知道的父亲的第一次自卑。那个高大、帅气、自尊、努力的男人,怎么会自卑呢?

印象中,我只给父亲见过一次脚指甲。父亲的脚指甲有很严重的甲沟炎,所以指甲很厚。每次修理要泡很久,也要弓着腰修很久。不记得那天为什么会帮父亲修脚,只记得,一开始他很抗拒,说是脚很臭,怕熏到我。我开玩笑地说:“几十年了,都习惯了。”

脚很臭,指甲很硬,光线很暗,以前的无数次,他是怎么稀里糊涂地给自己修指甲的呢?

修完了,父亲说:“打个视频电话,让我给你大哥

说说”。能说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想要让儿子也多关心关心自己,他也确实以女儿为傲。但,只是修脚而已,他都高兴、满足、自傲到要得瑟的地步了,作为儿女,我们爱的表达该有多苍白呢?

是的,从此以后,父亲要走自己的路了,自由地只做自己。

父亲当父亲40年,他幸福吗?应该是幸福的吧。他后悔吗?应该不吧。他有遗憾吗?应该有吧,甚至很

多……但他一定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这是我唯一确定的。

朋友告诉我,随着时间的加深,这种痛会越来越深刻,以前也相信,只是相信得比较盲目。现在距父亲远走281天,这种体会越来越鲜明。所以,我才开始提笔了。把那个为了儿女隐忍了一辈子的老头的些许故事,说给你们听;把生我养我33年的父亲,写给我自己。

爸,此后,去走自己的路吧。

[责编校对 邱海宁]





8月2日17:00,我踏上离开甘肃老家的路。我今年21岁,上一次来到这里,还是18年前。

三岁不记事,老家甘肃对我而言面面如新。奇怪的是,似乎老天生来就把一个人和一片地牵连起来,当我一寸寸离这并不熟悉的地方远去,心里却像一点点被剥离出什么。

老家的气候很干燥。刚从武汉回来的我像是被从湿淋淋的蒸笼里拎出来,立刻又投进巨大的烘干机中,左右鼻孔最先感知到水土变化,相继在两天内缴出“红牌”。

这里的天很低。来这里我最爱做的事就是抬头看天,眼睛像是被开了广角镜头。大城市林立的高楼,慢慢筑起我周围的井壁,而我这只“青蛙”,终于得以在这里跳出井底,看到更加广阔的天地颜色。华山坡上,向右转就能看到半个身子般大的夕阳,轻轻抬手似乎就能够到天空。云朵的光影浓淡也恰到好处,我在西安、在武汉,都没看到过如此立体而鲜活的白云。

这里的时间过的很缓,天黑也被慢放,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察暮色:先是日头西沉,连带着把西边的云染成橙红色。黑是渐渐晕染过来的,橙红色的晚霞被灰色云彩搅成灰粉,远处的光就慢慢被拖得更远了……渐次亮起的灯光是过渡色,直到眨眼的下一秒,整个城市陷入夜色。

这里的人很朴实。高海拔的紫外线让他们都透着黝黑,只是握着我的手用力且炙热,看向我的笑容坦诚又亲切。姥姥姥爷家姊妹兄弟极多,每看到一个亲戚,我囫囵着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也不计较,大笑着牵我的手领进门。走的时候塞给大包小包的

地方美食,背包里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翠姑奶奶家开了所幼儿园,许是长久浸泡在孩子气中,她每时每刻都活泼可爱,喜欢挽着我的胳膊问我“饭好不好吃”,得到肯定的答复就乐不可支。村里一位九十多岁的老爷爷听到我们来,还拄着拐杖坐在台阶乐呵呵地认人,妈妈有二十多年没回过老家,他却能一眼认出“这是金玲!”

天黑的一刹那,我数着最后一座山丘隐没在高速路隔音板后,忽然想起老家的那位小脚老太太。那是我姥姥的妈妈,我的太奶奶。我只在老家土炕头前贴的黑白相片里见过她,她搂着尚在幼年时的妈妈,

坐在老家庭院前那棵槐花树下。听妈妈说,我三岁回老家的时

候,她还在炕上抱过我。只可惜,她没能等到我记事长大,我也不属于她的青春年华。

不过我想,她一定笑的和那照片上一样明媚。像岩石层层沉积分化一样,我们的岁月也被一代代人的离去和归来分割开。坐在老院子的树荫下,看周围记得故事的人

都两鬓斑白,院门口一座破败的墙被木棍堪堪支住,这里多久后又会被遗忘呢?

我想,起码我要记得。记得姥姥的嫁妆箱上有舅爷亲手画下的蝴蝶,记得妈妈出生的那张炕上铺了红白相间的棉毯子。记得槐花树荫蔽过的每个影子,记得老照片墙上的每一张面孔,记得今时今日的欢声笑语和炊烟飘香。

虽然告别,但会铭记。

[责编校对 邱海宁]

